

附論文

貞固齋易義

卷一



乾以易知

惟乾開天下以易、故大始獨隆焉。夫必有所待始知、乾已
先天下而非易矣。惟揭之以易、人固從此生乎。且天下惟
有情之倫、情感之而始動、亦惟有智之物、智觸之而始靈。
若夫乾則無心者也。無心則無知、無知則無始。顧何以寧
謐之後、忽為漏洩、而使天下之無者有、何以擘斂之後、忽
為憤盈、而使天下之塞者通。乃知人非得力于內、不能與
外者相際、故內力既深、天下反若安于太乙之意、而無所
櫻拂、則一想不生。正自有無容相示之樂、人非久習于靜、
不能與動者相收、故靜治既篤、天下反若生于化工之妙。

而無所推移、則一物不隔、正自有無容相道之端、乾之為
乾、其殆以無始始之者乎、無始之始、始固甚易矣、乾之知
大始、其殆以無知知之者乎、無知之知、知又甚易矣、玄寂
乍轉、而貞下之籥、倏焉頓開、謂乾了無所嗑之籥、而乾不
受、謂乾果有所嗑之籥、而乾不尸、此不尸者、政靜專中必
達之惺幾、無煩假貸、而自呈一至易之體者也、大造甫宣
而剝後之靈、洒焉共濬、謂乾茫無所授之靈、而乾不居、謂
乾實有所授之靈、而乾不宰、此不宰者、政動直中畢暢之
生趣、無俟擬議、而自具一大易之緘者也、今且顯徵乾之
用、非無雷霆風雨、為效知之官、日月寒暑、為運知之吏、而

太始之和、綢緼于象先而不可已者、不過微乎一息之乍
噓、而生意已無不宣朗、則吹萬不同、咸其自取、鼓之潤之、
運之行之、乾之知仍自穆然而已矣、今且廣參乾之化、舉
夫類聚羣分、各受鑄于知之治、成象成形、共變現于知之
原、而純粹之精、亭毒于物表而不可為者、不過希乎一真
之初注、而生理已無不昭融、則物尅其性、付之自若、聚之
分之象、之形之、乾之易仍自杳如而已矣、終難而始則易、
所以幾微之真趣、較蕃變為有力、蹟難而大則易、所以玄
漠之天心、彙美利于不言、而謂秉乾易以為人者、尚可不
易知、孤義皇作易大指哉、

緊就上知大始看出个易来。喝醒下節。夫物物知始。似
乎甚難。而氣至即行。理至即通。正所謂無心而成。化厚
于力者。力不費。周于才者。才不顯。鼓潤運行。乾知自穆。
聚分象形。乾知自杳。無始無不始。無知無不知也。以透
以字上一層。結處全神在手。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知與仁並運。聖人盡性之功大矣。夫萬物散在天下。而總
係性于聖人。知周道濟。彌綸豈有外焉者哉。且吾讀易有
豁然闢千古所未經。油然通幽獨所欲動者。此果文字之
為乎。抑有聖人先挈大易于一身乎。痾瘵孔孽。茫昧詎可
折幾。洞鑿綦深。拯卹當為倍力。此惟天地仁智俱備。始克
有此。而與天地相似者可知矣。篤于帝之所命。則神靈一
統。高天下。斯足陶鑄天下。豐功厚業。總無以測其淵博之
量者。固當推求諸萬物未生。天下未建之表。本于學之所
集。則和恒過動。入天下。始足究析天下。咸五登三。舉無可

道我乾惕之神者、即當近徵之萬物立命天下托始之原、
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斯不亦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乎、
號物之數有萬、其芬難厭、其囂難戢、英察反為所炫、何以
經聖人光宅所至、各相安于剛柔、惟秉性為昭敏、是以神
祇震疊而襍祥斥、麟鳳翔盪而豐草芾、隨其不忍清雜者、
皆其不忍偏枯者、區畫周到、物以見用于人為快、人即以
別品于物自隆、天下所為無在非梯航爾、吹萬之息及物、
逐煩則贖、挈宗自理、電射亦有或窮、何以當聖人靜炤所
通、咸式叙于燥濕、惟從盡性為整揖、是以山川封濬而皮
草^卉貢、鈞衡頒較而金璧騰、隨其不容忽視者、孰非其不容

惑貳者、愷悌聯洽、物可尚象而稱神明、人即洗心而御萬
化、天下所為無在非衽席爾、然則持世莫大乎明倫、君臣
父子、不得小才智以自完、極常變、訂疏數、往往有聖人尚
不能喻聖人者、知周不道濟、與滯我以成格者、奚異、養欽
止以協極、彛謀有允達之孚、則事所至、人為之、事所不至
亦為之、此可得昭事兩儀之本、立教莫先于判似、中正仁
義、不得執古憲為無弊、悉精能、造峻絕、往往有聖人不能
自舉其所聖者、知周不道濟、與僅成我之博綜者、奚異、逼
天懷以悅豫、遠猷載大恤之忱、則言所及、循其典、言所不
及、悟其元、此可得作配三極之靈、彌者仁智之大、愈分愈

見其盛、綸者仁智之渾、愈合愈忘其形、盡性所関之大、何如哉、拜廣成于崆峒、躡神人于姑射、語雖荒邈、而俱為聖帝之師、仁且智不自用、其尤在親賢乎、

說得渾成、則上三知字活現、而打焰相似、印合末句、尤解法雙絕、先從易起、故是、領上三知字痛快、正合萬為知是彌、折萬為知是綸、周濟一毫不漏、是準、

成之者性也

推性必於其成、陰又未始不涵陽矣、夫成則有質可舉、而成之者性、善有不俱備於人者哉、且論道不可以陰陽言、以陰固所為成陽、陽固所為成陰也、論道不得以一陰一陽言、以陰性固此一陽、陽性還此一陰也、然而不若歸諸人身之有據、故神明推美于天姿、遠大樹基于懿德、繼之者善、而性何為哉、空虛無人之域、名理不依之而生、有性以導之、掖之而類、乃感有性以陶之、鑄之而名、乃命、是繇不可知、以浸於可知者乎、形色不設之地、精靈每因之、滋幻、有性以見之、聞之而幾、乃著、有性以影之、響之而變、

乃協。是繇不可能以適於可能者乎。所謂成之者已在此。窮盡悟乎利用。守其則而不過。其古人冥心聲色。覺不沉。不足以立本。靜而舍之以辭其餘。成慮有繁重之累。成智生偏誣之憂。惟性故游物天下之先。分際無所於滴。則無所於滴者。任利用。又何非此窮盡為立本也。修懋厯乎宜。民迪其正而罔逆。其至人觀化區宇。覺不聚不足以統大。貞而融之以察其奧。成器無閎峻之施。成材無高深之量。惟性故棲想太極之宇。乾元無所不資。則無所不資者。任宜民。又何非此修懋為統大也。是故達鬼神之情狀。氣之積也。公而溥。脉之合也。明而通。則帝王之性至深。要亦誰

宰此深哉。性具中度。禮已自天成矣。性具和恒。樂已自天成矣。非寂非喧。化善而居者。亦引善而長。道固不可遏抑焉爾。括易簡之至德。運馬忘勞。即茂對藏。馬忘涸。即變蕃。則聖賢之性至穆。要亦誰造此穆哉。性克全天。命始成我之命矣。性克範世。教始成我之教矣。毋偏毋枯。攝善而大者。又衍善而久。道固不欲參錯焉爾。謂繼屬陽之事乎。上帝勞戰自知。亦若為天下講學問之業。謂成屬陰之事乎。化醇氤氲自固。豈僅為天下樹秉為之則。易從此興矣。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一毫虧欠不得。乃人生靈光不滅。形色皆真。繼善本體完完全全。故是性以其各具是道。

為陰之事其實陰陽不可分作兩開渾發為正第要精到絕倫于上昭章脉于下見不可任氣質則筆筆透窾

神手大論題字全出打昭呼吸費盡苦心字字足

帶人數日想亦帶上善字故是兩一字神脉

顯諸仁藏諸用

造化互為顯藏陰陽所以一也夫以為顯藏分而顯諸仁藏諸用果且有分乎哉一陰一陽之道固如此蓋聞天下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指之為此則已兼乎彼且并諸彼而兼之指之為彼則已兼乎此且并諸此而兼之互根互換之妙非天地孰能當此窮無終窮者乎仁智之與不知同也仁見顯而道藏智見藏而道顯固無以變化乎天人天地惟不存一見或寒或燠已備陳于下濟上行之間仁即能藏僅可謂之顯智即能顯僅可謂之藏又何以融徹乎象數天地惟茫無所謂愈翕愈闢祇玄悟於知始

作成之際果其藏而顯者歟則今日之顯必顯為政即復有藏以給我顯顯之妙理安在而乃非顯也未始非顯未始為顯也蚤已大顯意者仁履之全量本不示人以不彰乎即其不示人以不彰不得其見之曰顯諸仁果其顯而藏者歟則今日之藏必藏為政即復有顯以迫我藏藏之玄緒奚存而乃非藏也未始非藏未始為藏也蚤已大藏意者作用之精能本不示人以不涵乎即其不示人以不涵不得其見之曰藏諸用用以用此仁則仁已足供藏顯之二途吾虞其寂也寂則治之以感而仁不先天下成一偏乎誰為此仁猶復待治乎究之言用必曰藏不依

然仁之無所不藏也哉仁以仁此用則用已足結顯藏之兩局吾虞其外也外則攝之以內而用不後天下滋有痕乎誰為此用猶復待攝乎究之言仁必曰顯不依然用之無所不顯也哉顯諸仁故陽動而主宰乎陰全體呈露而不落聲臭藏諸用故陰靜而附麗乎陽大化昭宣而無所作為吾將何以贊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矣

總是一陰一陽互根互換之妙顯即陽之動而主宰乎陰者曰顯諸仁則全體呈露而不落聲臭藏即陰之靜而附麗于陽者曰藏諸用則大用顯行而無所作為作此等題要用連環法不宜直分冬夏埋却生趣已別

諸字已極贊嘆。本上見字謂字妙悟參玄。四大
此直教人索解不得。召雲者龍命呂者律中有神氣
全無運掉之迹。靈秀空奇無一膠語滯字。此吾師品
外筆也。覓其體骨從熟讀莊子得來。此之謂也。主字

富有之謂大業

究大業于道所俱蘊造化之以用鼓物也。夫富有則諸用
所藏大業已在此。陰陽之道固不可窺哉。且聖人合天下
為富蠻夷盡隸象胥南朔亦登方版統天大業咸蘊隆焉
而莫之可罄况不與聖人同憂者乎。敦仁則無名雷行筦
精誠于茂制化則歸本貞元積象數于純陰陽之互運其
一也。吾迺知大業之所謂矣。足乎其中無慕乎其外故嘗
自同于秋毫而其內彌盈蓋望之若虛而至費者出鼎彝
莫能鐫紀其明勞也。深乎其我不分乎其物故即偏有所
缺陷而其實無喪蓋命之交致而吹萬者靜帝王莫能規

做其鴻勳也。富有可易言哉。夫求之而無不予者，必甚有餘者也。流之而永不竭者，必終不散者也。人或懼物，然後為弘深不定，以鎮之。天地豈其懼於物乎？恢然寬濶，若無所深辨于號萬之數。怨望不知，則索鑿不入。遂以為羣生之府焉。爾恃之而無不可白者，必體固可守者也。窮之而有不可際者，必勢厚可結者也。人或未備，然後為曠落無稽以冥之。天地豈有尚不備乎？廓然四達，若未嘗俯就乎萬彙之情。昭格莫以推，令終則歌咏莫以廣。至教遂以為衆化之原焉。爾蓋神理自為可壽，固當有先物而生，後物而老者，以嗣續于今古。此其道如太極然，奇偶相錯，未有品處，而推卦象者必尊以為母，則富有之謂也。脫令托命無所，則流形自若，而氤氳者終古無主焉。不幾見若存而若亡也哉。且性始握其至奧，終賴此允即皆中，數即皆錫者，以主宰乎宙合。此其道如黃鍾然，律呂相滋，未有形似，而考曆象者必奉以為祖，則富有之謂也。脫令繫屬無宗，則時位屢遷，而橐籥者散落鮮給焉。又何得壘壘而綿綿也哉。故心不苞乎衆理，不可辨一理之本，而奚論衆理所自酌，化日周乎千變，乃能括不變之衡，而誰囿千變所同燦。方言富有大業，日新盛德，已在此矣。甚矣一陰一陽，即藏諸用有然者。

猶是業也。何以說个大。惟藏諸用。則萬有生意。蘊隆其中。繇內以知其外。故謂之大業。造化不自以為有。即物而有。故廣大悉備。從上聖人起。氣象雄渾。層層駁入。娛意于理窟。而游刃為章。想其文性之酣閒。如從落花流水中。曼咏而出。

日新之謂盛德

盛德直從顯微而造物之仁至矣。夫猶是德而何以稱盛。新與日無窮。是則顯諸仁焉。爾嘗觀道凝為德。必不能外陰陽以靜叩寂寞。斯亦天下之新極者矣。然而指為露靈。即已非本體。德果如是不可言乎。形色任其爛熳。正粹精之蘊隆無際。吾于是直決盛德之所謂焉。德以仁言。盛德則以顯諸仁而為言者也。察廣運于上帝。興能振美。咸積精而莫之可闕。故雲漢達乎左維。鶉火行乎右躔。獨奉太極以居尊。此可得訢合之本。遡園垂所奠麗。推陳吐故。皆流行而莫之可已。則勾芒動于執規。朱明現于操衡。獨迈

玄樞以宰幽。此可得昭蘇之原。吾且何以知日新之所竟哉。天地惟不矜其才。故羣物各呈其新。穆清之上。不聞告語。知其能合衆新。以為新也。試觀萬國貢財賦之書。而垂裳不言。遐方載玉帛之朝。而恭默無象。曾謂盛德不詡詡。畢傳于陽春之烟景乎。則外烟景以索陽春。其不言無象者。抑奚自渾合矣。天地惟不私其理。故芸生各領其新。蒼玄之表。毋所添損。知其能化一新為萬新也。試觀美利。疊起于井牧。而兵農不洩其容畜。版章孔熾于定保。而禮樂不滲其中。和曾謂盛德不恍恍。逗露于大塊之文章乎。則外文章以稽大塊。其不滲不洩者。又奚自化光矣。是故甲拆而新意開。咸章而新意煥。保合而新意凝。皆一德之通融。而不倦。為榮自倍。為澹自倍也。絕端以止。萬彙由此滋縱。至煨燼欲謝。神奇欲啓。疇非大始之當前。絢繆哉。出齊而新不息。見說而新不瘁。戰勞而新不傷。皆一德之鼓舞。而盡神為昭自足。為存自足也。函外以括萬物。無所滯。縱至翕極。必闢。專極。必直。疇非太上之觸目。彰灼哉。陰新于陽。當動往。而陽仍自新也。並其靜而皆陽之新。則德盛于一陽。而一陰。陽新于陰。當靜往。而陰仍自新也。並其動而皆陰之新。則德盛于一陰。而一陽。此道之至妙。而顯諸仁所以特至乎。

領上盛德急追顛仁故者不留來者不匱百昌昭著悠
久無疆故不止曰德而曰盛德一語到家透發處
字句總不猶人迴環一陰一陽大旨妙不容說奇
蹤絕俗美態入神掩八體而擅規模冠千齡而垂楷法
是用編之玉軸勒以金版

其新之謂盛德

著盛德于天下造化之以仁鼓萬物也夫以不可見為德
不幾示人寂乎識日新之謂顯諸仁不更躍然哉且世有
聖人制作開天而聰察御衆千古咸仰盛德之至况不與
聖人同憂者乎結萬有之萃還以立兩儀之命則敦篤無
象固化機所繇生敷錫孔昭亦乾始所繇大甚哉陰陽之
不可一言而盡也猶是德也獨冒天下而稱盛則合天下
之德皆其德夫德而必合天下為昭宣何必慕玄牝是宅
之名猶是德也獨先天下而稱盛則合天下之德皆不足
為其德夫德而必超天下為揮霍又何必執二五儲精之

本博觀萬類。若是乎其新也。吾以謂之德。曠覽大化。若是乎其日新也。吾以謂之盛德。日星燦而天文昭于上。川岳清而地理呈于下。任所摩盪。無不快瞻景燦之象者。甲拆潔齊。天地不以性命錮人。而以形色示人也。聰作哲。然後日聞天下之新言。明作謀。然後日見天下之新行。氣機正暢。亦若是則已矣。出震操七堯之主。則元知大始。繼離掌風教之刑。則亨被化光。任所傾瀉。罔不共驚雲霞之炳者。專布大塗。天地不以空寥為學。而以實際為學也。紹欽明于帝業。即彼蒼之勞戰。自知達仁義于王修。即上帝之寬嚴。並劑物化。森陳亦若是則已矣。是故興能振美。在先致

其剛決之氣。重泉閉塞。不足當大生之初闢。新有為新。又有新其所新者。季尾載在堯典。雀駕更于月令。天區之幽窅既悉。六合更無不論不議者矣。此大塊所以有文章之號。茂姿吐秀。要在統握其儀象之極。水涸木落。猶具足百年之德產。新其所新。又有新于無新者。皮弁納錫于禹貢。山澤致掌于周官。當前之群鮮正茂。萬世更無或偏或枯者矣。此帝廷所以有富貴之名。陽新于動。當靜極而陽仍自新。則德盛于一陽。而一陰陰新于靜。當動極而陰仍自新。則德盛于一陰。而一陽造化之妙。即顯諸仁有然者。邵子曰。坎離無兩脉。心意無二致。此誠意即坎。明心即離。得

力惟日新月窟天根學者蓋可忽乎哉
局高度高識高才學俱優之士高一步探本尋源
語通天際打入帝業王道學貫天人文章之號富
貴之名痛快極矣顧章脉靈動之極

生生之謂易

惟陰陽無所不生而易道大明于天下矣夫有生其所生
又有為生所生者此之謂道則此之謂易而已且道何以
一陰一陽則陰生陽不可執其為陽也不可執為陰生陽
獨可執為陽生陰乎陽生陰不可執其為陰也不可執為
陽生陰獨可執為陰生陽乎愈推愈遠則必終之以不能
知愈窮愈玄則仍歸之于無所為天下莫不快然曰與天
地準者易也易何謂哉至小之物亦能與太虛同其大而
太虛無以自異則空中之生已多誰為竟是萬生之源頓
令生一即生萬而生萬猶之乎未生一焉者至微之幾亦

能印於穆還其宗而於穆無可攸同則太上之生已盡誰
為挈是衆生之本頓令衆生同未生而生生猶之乎初生
一焉者天以剛為德故柔者不見地以柔為體故剛者不
出然而至陰者辰至陽者日陰伏陽而形質生陽皆在天
惟水火在地陽伏陰而性情生彼無生之說烏知察易之
繇來哉究之尅亦屬生則生更何不生而生生固如是無
涯際矣陽之不可伏者不見于地陰之不可尅者不見于
天然而伏陽之小者其體必柔是以畏陽而為陽所用伏
陽之多者其體必剛是以禦陰而為陰所用彼誘生之解
不幾叛易之大道哉究之惟剛制生則生豈其雜生而生

生固如是無爽忒矣蓋心知者乾離之象意物者坤坎之
象乾中虛則離乾離無兩道心知有兩脉乎坤中實則坎
坤坎無兩法意物有兩倪乎惟大明乎生生則生生應念
交流故儒者天節夙夜勅幾之學既深天懷之悅豫遂協
夫是之謂通闢之易焉爾澤火者動而隨舒土石者靜而
隨屈太極動則成男五亦就二實參所以據其全乎太極
靜則成女二亦落五殊兩所以存其半乎惟獨挾乎生生
則生生溥天遍被故聖人詳稽國典焚丘之書示戒而血
氣之尊親頓靈夫是之謂茂醇之易焉爾生善生性生仁
生知固無以析其分合之繇生顯生藏生德生業又無以

覈其源流之洽、抑惟想見于一陰一陽之道乎、
此句直紹易說為正、兩生字即兩一字、生其所生、又生
于無生、生本乎生、又生乎無盡之生、聖人所以贊天地
德業、透闢一陰一陽之道也、
已極神化、
金書鳳篆、
與理玄言、
直是大易注疏、
濂溪康節合為一人、
用章意更合更盡、

通變之謂事

事莫不本於陰陽、而來俱為其所通矣、蓋變以生、來於無
事之先、而通變則萬事皆道、固不可自滯哉、且陰變而通
於陽、陽變而通於陰、聖人作易、匪端為人事設也、然而立
事之極、莫詳于易、不稽事之所謂、猶未盡乎道之所謂也、
必待事而始有所謂、不又易予人以事、事更則筌、人強索
以通通、久亦窮乎、而極數知來之占、實有其變在、何必以
一變配一事、參伍未定、紛臚之情形、已影現於四十九策
之內、則成心執慮、渾乎不着、德業所以迭乘、何必以一事
合一變、龍馬既呈、億萬之端緒、已逗洩于七十二營之下、

則宿解定案融然俱化乾坤所以錯映是安得不通之乎
通變而尚不謂事乎動而元亨有有事之通靜而利貞有
無事之通動靜未極有先憂後樂總一事之通使一卦但
獲一卦之變則極其變有不越六十四而止者矣孰若斯
九六日遷似不閑當身之事而已無不閑當身之事哉得無
幾倖有多福之事可通失無險巇有善藏之事可通得失倚
伏有山林魏闕莫不可之事可通使一文但獲一文之變
則極其變有不越三百八十四而止者矣孰若斯老少日
換似不專以聖人之事望百姓而已罔不百姓之事皆聖
人哉夫通變之後事愈繁則愈簡非事果簡于通通固並
其變而簡之以事合通不過以通叶變即以為通事之謂
變亦無不可天下豈有通無其通經綸振育尚有不惟所
欲為者抑通變之後事愈簡乃愈繁非通反繁于事變因
叢其通而繁之以通生事還須由變生通即以為變事之
謂通又無不可天下豈有變且千變御天應地尚有不沛
若有餘者生生之鼓盪原無物以中據特借變以為靈通
之機陰陽之滋息豈有境以旁掣故假通變以為建事之
準占易者其知道矣乎

蓋自陰變通于陽陽變通于陰易固道所由冒即事所
由起其妙則莫著于極數知來之占因事而占占則有

變特患不通耳。老少純雜消息當否滿盤活動天下事業已定于趨吉避凶之中了。靈空變化妙解如通環。通事之謂變。變事之謂通。語闕無上。

當萬物之數也

物數備陳于過揲。本天一以為極也。夫以萬物之數而策竟足以當之。將從萬求乎。將從一求乎。且聖人類萬物之情。而王天下則萬物皆神明。而非數矣。然天一地二。以迄五十有五。四十有九。三百六十。非數安能彌亘至此。于以究極無用之用。且足補禹貢周禮所不及。統爾雅月令所並舉。二篇過揲之策。果何所當哉。神哲雖可開物。必不能絕物而遊。故爻析。伯與亦得與。兵刑禮樂之班。同其拜稽。則括天地于管葭。齊日月于璣衡。天區之幽邈。既悉六合。更無不論不議者矣。齋戒固足興物。未嘗不比物而處。故

規萬水懸亦必聚開天作聖之才精其律度則設庶氏以
隸昆蟲命柞氏以掌林麓小變之錯雜俱盡大總更無或
掛或漏者矣其當萬物之數乎物必以耦而生萬之對又
倍萬焉雖有氣無情之類人不能通其事不可謂無其耦
也然牝牡之屬必有參差而不同者故陽爻得六千九百
一十二陰爻得四千六百八所以扶進男強衰矜女弱聖
人不禮地之所不有而亦不用其時之所不生亦若是則
已矣物好以族為居萬之分又有萬馬雖乘居匹處之妙
人自不解其故不可謂無其族也然繁氣之滋又必有蒸
化而莫窮者故萬之不已益之以一千萬有一千不已益
之以五百二十所以姓不足而為氏氏不足而為望聖人
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于萬物以足用亦若是則已矣競
博物域則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泊丈夫之鄉南踰女子
之國豈非易道所不禦而不若此著策所當其貞吉恍示
人以犯茁之愛其凶吝恍示人以鷓石之警則任指一物
莫不可成變化而行鬼神鈎索物異則土有墳羊水生罔
象防風遺專車之骨肅慎來石砮之矢豈非易象所必苞
而不若此竒零所當其占繇辭恍乎龜齒集于廟廷其占
二用恍乎鷹爵更于春秋則格畫萬物卒無以推分象兩
而掛象三然則必物物而解之何名無用必物物而空之

何名無用之用。河圖固萬世數學之祖歟。是過揲之策，直以無用為有用了。此等題純以議論行而之。故合者，天一是大主柄，起講每占上一層是法。好議論，專如此透發，乃能盡聖人大作用。不則當數何莫益，下打入貞吉凶吝等，更奇確非常。土酉乾羊水主問入以明在之變其凶吝利否人以識其善與卦前一時。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聖人之深幾，俱本乎易神直足冒天下焉。蓋惟聖心為極研而深幾，乃洩于易矣。聖人又烏有外之者哉。且易教神于天下，天下已渾鑄乎幽隱之藏，芒芴之域，若是乎無思無為，宛借聖人之無不思，無不為以闡，則聖人者，易之所以極。又豈復有為聖人所極，易之所以研，又豈復有為聖人所研哉。而精居其至深，亦居其至縱，聖人會易之精，精與精相遇，有不益見其濬發者乎。更端而思，何濬發之宛乎。是天下之至精也。變涵其至幾，亦涵其至縱，聖人達易之變，變與變相參，有不互底于勘證者乎。引脉而究，何勘

證之宛乎是天下之至變也。夫易蓋可易言者哉。深在吾心而寫吾心之深者在易。與其自極于深使天下格于深。孰若極深于易而使吾深並不格于天下之為交極也。聖人有以極之鴻濛已無匿端。性命已無秘藏。來物劃然其俱開而聖人與易乃共宅于鈎索之天矣。幾在吾心而剖吾心之幾者在易。與其獨研于幾使天下塞于幾。毋寧研幾于易而使吾幾並不塞于天下之為交研也。聖人有以研之未習恍如素構。未萌直可逆觀。文象燦然其畢朗而聖人與易乃同入于希微之舍矣。是何也。聖人之自尚夫易也更甚于天下之尚。故深一極而洗心倍增其靈。幾一研而神明倍發其慧。聲塵不到之宇。糟粕所以俱冥。正如太極未分兩儀。四象無能形似者焉。不極研無所為深。幾而按深幾為極研。此中不已增一障哉。聖人之使天下尚易也。又甚于自心之尚。故深既極而周知響應非虛幻。幾既研而參伍錯綜非揣度。舉措有則之後。朽腐所以愈奇。又如夫姤乍交。陰陽反覆莫可端倪者焉。不深幾不足為極研。而以極研還深幾。此中抑將何以為功哉。故聖之神即易之神也。易之神即聖人之神。其神也。辭占象變莫非無思無為而通天下之故者矣。

易何以至精至變而至神哉。聖人為之也。來物者深至

精則深無不濬文象者幾至變則幾無不中以聖人之
深幾通乎易即以易之極研合乎聖人兩下都是一團
神化頓提能出夫字中能透以字後能打照尚字神字

聖人以通天下之志

直欲以聖人望天下通志而物開矣夫志通于聖人而天
下之志則雖聖人有不以開物不可者易道所以大哉且
六經皆治人于事者也易獨治人于志志陡發于不及持
則不俟通而罔不通矣志互映于不可揜則通無其通聖
人並不任德矣正惟聖人且不能獨與天下以通開物愈
有莫竟其量者焉蓋聖人未可一言而盡也首出塵四海
之憂神靈日鼓而弗倦故明堂改風雨之施入廟易龍旂
之度究不測通關起于何倪造幻之鬼神且遁諸冥鄉以
遜哲乾惕提百代之綱呼籲日切而皆周故草野遷圭玉

之容、庠序、悚筮、鑄之訓、究不測、通變轉于何轂、不言之運、會亦入吾靈府、以韜竒、聖人通天下之志、固如是、其必有以乎、志生理、理亦生志也、迨天下之理、無一不全于易、已先聖人而各鬯其通、近不易遠、訓獎未萌、夷不辭難、匡飭弗逮、凡志俱可號如神、又何貞悔之不了了、現前耶、則聖人所以不自為志、志中獨造一天下爾、志使言、言又使志也、並天下之言、無一不統于易、已代聖人而曲致其通、進其所是、垂拱司契、退其所非、緣督自勸、凡志俱可祐天命、又何吉利之不森森共著耶、則聖人所以合天下為通通、將生萬志于一志爾、然而既通之後、天下相習為固然、王公卿士、似多逸而無畏、不知逸非自闕也、有先天下之勞、故以錫繼天下之逸、不有聖人、則丹書綠圖、皆為無因之、虛示而鮮能發用于拂龜端策之中、既通之人、更喜過角、其鋒穎、機祥小數、且廣驚而旁趨、又烏知驚非自返也、聖人伸之以至極、初不驚之以細術、不明聖人之所以通、則潔靜精微、僅等諸卜筮之恒謀、而何足痛豁于參伍錯綜之日、夫志閉者、得易之言、志開者、得易之意、有聖人之志者、進于開、無聖人之志者、更不苦于開、功用之大、不于此見其一哉、

聖人縮盡三句、並下數、聖人俱出、惟易用之大、可以開

物故制為卜筮使吉凶曉然直把天下蒙昧之志父師
之教不能入帝王之令不能行典謨之言不能化如夢
頓覺如水乍決聖人功及天下矣。圓極情盡致不干此

天之所助者順也

稽天祐于所本直以自握大有之全焉夫天無私助以開
天下之倖其所助惟順順蓋可已乎哉且君道以五為正
至上則儼乎以天自處即帝王未敢吉利相康也而不知
我所初見謂之天固當罔戾厥始我之精神謂之天尤當
無畸厥心不究其所以助者安在將歛福答靈果無本之
奉乎大有上九自天祐之矣紫宮為帝座之居而王后冢
子無不取徵于天物故讀箕子之書則知雨暘寒燠俱足
為大人之符星土為王國之依而命呂應律動有所符于
上表故明春秋之旨則知水旱隕食俱不廢君子之占若

是乎。天未可狃也。而正未可遠。助不可倖也。而已不可辭。夫固有所以助者。則順是矣。上世言天者有三。曰文。曰氣。曰心。文近于明。氣近于幽。而心則在幽明之間。怡協其幾。微載者順其積中。交者順其發志。蒼昊仁愛。輒無端而自獻其禎。豈必侈五老浮河。飛星入昴。作帝命之驗哉。遏惡揚善。無或自舛其所洽。協者焉爾。後世言天者有三。曰命。曰數。曰理。命存乎精。數存乎粗。而理則在精粗之外。默調其窳。祭初則必艱。以順無害。相則必辯。以順匪彭。天休畢集。輒無故而逆。呈其異。豈必矜狼鉤鳳書。碨裂虹流。炫鼎造之祥哉。剛健文明。無或自拂其所默調者焉爾。是故天

子有靈。之臺職諸侯。亦設望氣之臣。要自察其克順之本始。而且既順。愈厯未順。大順猶嚴。小順當其屬意。而助之安。知其不屬意。而不去之也哉。不必徵符察瑞。而知泰運之年。不必崇號改朔。始稱正位之日。要內究其共順之根抵。縱至恒助。一如初順。不助猶爾。必順當其寵綏。而天已順我。則設有不寵綏。敢曰有助自天也哉。天在上而火亦炎。上性近則情必歸。乾位南而離亦位南。體合則用不爽。順天之說。大象已明著之矣。

我之無矯拂處。即天故。不曰天助。而曰天之所助。則順固天之所以為天矣。剛健文明。化成一片順。自之本領。

所以踞天之先始能應天順天也。八竒肆却極妥確。直說到不敢自恃處。下思字乃有着落。六結到卦象至矣。無以加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

大傳溥生道于天下而推之天地焉。夫以天地之大德而惟生是重。則作易者得不以情生天下乎。且象生爻爻生變。變生動。生生之故。一似有所從來。而特不得其因。意者上下同流之妙。以法象顯貞觀。富有日新之姿。以吹累為功業。聖人之情見乎詞。則天地之情推乎易。吾蓋不得不仰觀而俯察之矣。夫天如此其大地如此其廣。明堂太室昭事心之迹。尚不盡符乎精微之數。而孰知疊疊示人不倦者。已躍然與六十四卦同其精靈。天如此下及乎地。地如此上及乎天。星漢土石。察精稜之變。幾能盡挈其橐籥。

之源而孰知淵淵示人不測者還油然與三百八十四爻
燦其形色大德云何曰生盡之易則生不易則不生簡則
生不簡則不生天地亦以剛柔為立本故甚愛其生而嘗
思所以儲之寧溢不漏于爛熳乎四時各分其吏則成列
以經六子迭奏其職則因重以運儼示天下曰美利之不
可不自上開也是之謂天地之自成其能已矣易則生非
更有易以為之生簡則生非更有簡以為之生天地亦以
變通為趣時故甚不愛其生而常思所以沛之玄黃日著
于大塗乎乾生午而坤生子則貞勝不停陽昌明而陰旅
空則貞一可恃儼示千古曰啓迪之不可不自上始也是

之謂天地與百姓之能已矣先天之天地得乎此天下皆
繅桑定曆而禮樂興男女順百物之功名成于一念之玄
造將萬世之太平聿開萬恭且絕端而居也不見其生故
齊巽見離霜推雪隕總作一觀何必懷動內見外之想后
天之天地得乎此天下每革故鼎新而陟降加懷柔徧千
紀之運會縮于初服之陰陽將玄上之文章大脩眷顧且
把璞以遊也無生非生故龍錫簡畀蠕動端飛渾此至教
何不悟確然隕然之神况生必有傳其生者生一神物以
生天下之趨避生必有體其生者生一聖人以生天下之
退洗大寶與天地參情之所以見乎詞歟大抵六經皆生

天下之具陰符竊之曰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去易遠矣彼
潛虛洞極又何益之有

文不照題天花雲裳同律剪綵况繫傳絲絲畢貫一句
括盡全神是謂老手慧心起處章脉井井本地風
光如許神化用因重等更奇麗非常章直欲說盡

垂衣裳而天下治

治天下取乎其身聖帝之通變大矣夫天下望治聖人不
必創法制為通變也垂衣裳固所以憲天所以宜民者乎
且易作于庖羲後世不能紀其開天立極之學祇傳其葛
衣皮裳之樸則知人主一身法服上應玄象而旒纁珩璜
節其律山龍藻火煥其文王天下之大業近取諸身而有
餘黃帝堯舜通變所以協神化焉天子方開明堂而頒正
朔俾光天海隅咸識尊親之義故車旗載聖人之聲靈直
攝天下于日宮日廟而典章森不可干天子方定禮律而
和神人統夏鼎尚盤特隆懋建之極故法象聽聖人之黼

黻直先天下為日嚴日宣而蒸變邈不可詰此豈復有治
天下之迹哉但覺垂衣裳天下自治爾初通之天良本掩
百王以孤騫而風氣日新天下以此皆高曾之準尺也圭
璧陳于庭而授館者趾相錯不亦帝道浮溢之至哉一人
穆穆百辟皇皇猶是衣裳至今日而萬代之雲日始瞻則
神明于靜謐者有如此垂鼎革于震恪者亦如此垂矣鍊
補之奇材尤駕兩儀而作鎮而大福遍洽天下以此皆神
聖之定極也文物昭于上而饗燕者歌互答不亦仁風翔
鬯之符哉朝則嶷嶷野則郁郁猶是衣裳至今日而太古
之山河始洗則齋戒而布象魏不敢易言垂順則而冥耕
鑿又何知有垂矣其大者莫重于郊天鷲冕袞裳典衣有
周官而三聖人則直以觀天制玄而象道觀地制纁而象
事蒲越藁秸和衿佩為氤氳天下已罔不五辰撫而庶績
底也生當盛際即一衣裳已如是其神靈一統乎其大者
又莫重于祀祖措珽拜獻糾儀有王制而三聖人則直以
曆律著色于暈翟欽允占盛于黃純禘牲祧墀秉儀度為
釐辨天下已罔不兵氣戢而淳風茂也運居中天即一衣
裳已如是其休嘉類集乎當其時百姓不解通變之故惟
歸德于廟堂聖帝別有神化之宜但還醇于大造非取諸
乾坤何以至此哉

禮教盡于衣裳所以神化無為而治故曰垂正要把王
天下大本領大作用一齊看出乃是中天景象上下有
等車旗聿新垂綃為衣其色玄而象道褰幅為裳其色
纁而象事聖德昭于通變帝業通乎神明 氳醇穠麗
之概吞吐乎四部之蘊而鎔其組縫殆孝標彥升之匹
歟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聖武昭于習射而制器之威大矣夫聖人不敢開兵端以
毒天下又有必除暴始得威者則弧矢之利豈容已哉且
王天下者宣武于文故足通神明習文作武故足類萬物
順殺氣以制兵法文昌而命將射固男子所有事乎黃帝
堯舜知天下之不可不以威治也隱兵於田復隱田於祭
弦木剡木之弧矢於是乎興古者初不以養安之意錮天
下士騶虞豨首祀明堂而虎賁脫劍正以序進序退者摛
名彥于車攻故軍出六鄉而不知軍也古者又不以窮黷
之事迪天下先袵金負鞞揮羽翟而澤官肄儀正以內直

外直者、協禮樂于貫革、故戰有巧中、而非用戰也。然天下莫不凜凜曰、若是其威哉、惟弧矢之利、實以之。幼壯不廢、爾爵、耄期不撤、矢箠、所以考其自為正之具也。天子憫春風之微弱、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莫不挾無象之聲靈、告天地而行四方。又豈復有竊起之姦、兇乎、揮弓牟矢、秉星于天、救日救月、所作直可助芟族覆巢之用。况猶是除害服猛、相比、欣於燕飲者、素哉、秋冬表貉、以示禁、春夏火弊、以獻社、所以馴其不自下之情也。賓主序兩楹之步數、尊者服遠、卑者服近、莫不積嘗、伸之英毅、配于戚而選德良、又豈復有不寧之列侯乎、彤弓盧矢、錫言于貺、忠臣孝子、既

至、直躬為射潮、定山之奇、况猶是持弓審固、相雍容于鄉國者、深哉、蓋帝王仰觀俯觀、以制天下之勝、當德政日懋、已占金火旺而昴街清、川嶽正而王會集、即一弧矢間、文理固不燦著焉、風勁角鳴、各隨候轉、鼓鐸鐳、人人具曉、兵機寓至、險于大順、是則神化宜民、天下不測、其為神也、以為威固難犯焉、爾帝王近取遠取、以闢天下之荒、當學力愈篤、已見龍鳳煥采而稽顙、牝牡作陣而招搖、即一弧矢際、身物固不畏烈焉、揚解歌節、丕振忠勇、丘甸車乘、刻刻不忘武備、以內治生外嚴、是故通變弗倦、天下乃無在敢變也、究為威固無極焉、爾門折得此、則戰守互用之法、

曰。行得此。則兵農合一之政。黃帝堯舜制器尚象之所。閔大矣哉。

既有仁以育天下。必有義以正天下。弧矢則長技及遠者。而睽爭有不因而震肅者乎。一起括盡章旨。尤奇。

結到仰觀近取等更盡。照上二節大有作用。

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

統大有用于藏。君子固不易測也。夫無器則無可待之時。然而藏之要矣。所謂射之者人。其惟君子乎。且吾讀易至解。曰動而免乎險。又第屢致意于拔奸除佞之間。動靜之機。豈不以謀哉。攬皇古之奇踪。而早為磨濯。則璣鏡可以式下寓。依前哲之修鍊。而篤乎淵閔。則衿佩可以輝王路。弓矢之器。非其人不可。吾迺穆然思君子矣。嘉謨未著于朝。求寧觀成。已與兆人相信于學問之日。是以有粥粥若無能者。介石觀幾。齋戒觀氣。允塞所以終古未發也。師錫未及于野。經邦論道。已與天下共奮其忠直之操。是以有

溫溫無所試者、廉貞不剝、堅光不耀、智勇所以無刻、自滿也、其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乎、太史獻星聚之占、君子不敢與天同、其昭布、遇當偃蹇、而顧眄加嚴、器重故時非輕、器遠故時非近耳、而一旦翔步天衢、鸞龍之文、羽儀京國矣、隱顯本屬一身、不藏則內聖、蚤無完身、人所挾為拜颺之先資、奚為哉、聖神發圖形之夢、君子不敢與衆冒其微嫌、躬在釋齡、而深老不凡、器大故小、知不就、器厚故薄、植不屑耳、而一旦代主裁物、鼎鉉之施、澤潤閭宇矣、舉錯俱在我身、不藏則退、洗已滋、瑕身人所樹為滿盈之至極、奚為哉、蓋其謙讓未遑、有以基百年之禮樂、鼓瑟歌詩之際、已

發其氣于明堂者、謚物之遇、則寧為閔奄、毋為疏達、寧為廉深、毋為高粗、君子嘗秋冬我躬、黃矢預秉于一朋、未至之先、抑且沉摯若谷、有以挈千聖之奧、突淑德、勘行之餘、愈集其慚于屋漏者、冥物之朴、則寧為兩敦、毋為八簋、寧為大圭、毋為琖、君子惟太古我心、雷雨備蒸于其來、復吉之內、甚矣君子之不可及也、大憇靖于剛毅、故平居不習、非聖之書、峻業造于承平、則得力已統、允武之運、公用射隼高墉、又何不利之有、

藏器不專為解悖、而解悖固在、故器字當寬一步、發揮文詞已說公、則直是動了、待者推究之詞、不宜說似窮

居一路吾師此文燦發如行玉山信父詎能妄參一字
中入人字妙。器字如此典確故難入黃矢等
大鈔

謙德之柄也

德必不能越謙故亟操于定基之後焉夫天下有無柄而
尚克處世者哉修德固多端而謙真不可已矣且聖人建
德以平天下之憂患必取大易中六爻皆吉者而用之蓋
藏至高于至下即天地鬼神皆不能外此為攸好則一身
之宰可定有操縱而裕如者矣履既為德之基其相乘為
德所必資者未可一言而盡也執中傳自帝典聖賢尚不
敢恃為成憲必有持谿谷于靜際者無所不涵而實無所
不化吾以想大力在握之神天秩篤於朝廟王者猶不得
竟稱無私必有挈才華于善讓者無所不茹而且無所不

散吾以得宇宙在手之準、德之不可不亟求柄也、謙實足以當之、象恭之違、尚書所戒、其內多陰鷲、即日隆拜嘉、無益也、謙則勞天下而不居其功、矜氣盡斂、得志直在下濟之始、縱至鬱極必鳴、正以底乎有終、托處無用以全天下之用、乃知竒姿異能、果于德、毫不相與爾、浮來之盟、春秋所譏、其體太媿、襲即過崇、列卿可嗤也、謙則服萬民、而若忘其利、福澤廣被、大亨祇此不富之心、縱至稽首相撫、愈以成其平施、獨居物後、以剗天下之物、乃知驕色傲骨、果于德、大傷厥主、爾夫君子之所以四達而不悖者、柄不移于人也、若有謙有不謙、則自移實甚、故典學必追乎因覺、精義務期乎莫知、允蹈不離人倫之地、而徽柔懿恭、究以新帝天之眷顧、抑君子之所以千變而合宗者、柄嘗宰于性也、若欲謙有時而不謙、則委命奚宰、故功碩則急示吐握、績茂則託思贊襄、冲恬不驚、屋漏之隱、而文明柔順、早以格嚴主之聲靈、甚矣謙之不可已也、謙莫大于不為兵端、而六五利侵伐、是謙為行師之柄矣、謙莫難于不構險、匿而初六涉大川、是謙又濟亂之柄矣、而總于德加嚴也、憂患何足云、

主持天下先要、主持吾德力足、定之守足、貞之不敢、以德先人一柄之處、物後也、不敢以德自用一柄之當物、

無用也。高下在心，輕重在手，手目無可懈之防，精氣有可憑之要，非象恭非處錚，且足以轉旋天地，主持神人，憂患云乎哉。全要發德，離了謙便了，不得柄字自透。籠下。須挾透假謙，乃是聖學。貼文王。兵端等更妙。柄字刻畫最難，刻畫則又落小家，從本卦中掣取際天蟠地之理，而精光肆射，技至此乎。吾為之不寐。

聖人成能

闢天地所未有，即生聖人者，先賴其能焉。蓋能易能簡而不能自明于天下，作易以成之，聖人有功于天地，何如哉。嘗謂孤異之奇，不可以迪羣倫，能悅能研而疊疊成，聖人已大普健，順于天下，乾坤成列，恒以法象而顯貞觀，經綸未開，何以同憂而妙鼓物，其可能者，天地固默啓聖人，以初作易之原，其不可能者，天地實陰寄聖人，以宏興神之。用，第曰天地設位，云哉。圜丘方澤，非不奉事，惟謹而未嘗大著其及物之功，易獨有以察精祲而協道教，贊宣陽秀志，紀封溝，固不俟天官禹貢之陳，博厚高明，豈不輔相多。

勞而未必廣致其牖民之意易獨有以盡人事而統彌綸災異必嚴向背必察又不俟春秋王制之辨天下蓋不第聖人當能也聖人實成天地之能焉夫事之為象為占皆天地間自符之朕兆而必揭以示人則能窮聖人舉象占之理畢寫之于易而兩間之精蘊若窺焉天地有極聖人效之天地有憾聖人補之能之所以無缺遺矣知之或往或來亦天地間自炳之機緘而必悉以詔人則能又窮聖人舉往來之故曲寓之乎易而玄黃之靈扃若洩焉聖人無意即以盡天地之意聖人無言即以盡天地之言能之所以無滲漏矣殫智勇于飛鏗得無破天地之渾敦高明愈可援此而神其扶輿然大德好生固無日不欲人共遊易簡借文象著性命適還生聖人自濬其能之妙其成也猶河圖之不能有奇而無偶不能有中而無外也約神靈于典要得無滋天下之因循氣志或將借此而惰其英決然陰陽克綏固無事不欲人同撤險阻假營謀明憂患尤各得學聖人不必他能之綱其成也猶太極未兩儀已全乎其陰陽未四象已炯乎其太少也然則成即成疊疊者所自為蟠際能即能悅研者所大為發揮百姓與能而謂天地不有賴于聖人哉

天地易簡聖人健順炤作易說留下地步百姓與能則

成能之實能說能研則所以成能者把象占往來之理
畢寫之于易聖人無意即以盡天地之意聖人無言還
以盡天地之言天生聖人天地之巧于濬其能也知以
啓能能以示知皆怕易怕簡中自呈之靈明自運之變
化伏下意有神技至此止矣

雨以潤之日以暄之

次推先天卦序有以妙造化長物之功焉夫次巽者坎次
震者離已自具一雨之潤日之暄矣長物孰大乎此且卦
各有所遷惟坎離歷先后天而對舉自若得天地之中氣
故明常貞居天地之正位故功嘗遍即卦從中起旋論生
物已有不得不俟此暢遂者吾于雷動風散之下得其說
矣天地之不能有風而無雨也勢也而繼巽左推則有坎
一陽內涵既深寒冽之精二陰外濡恍滂沱之象坎固
得剛之中此天之膏液必因地以成功乎迺雲于需則飲
食之源饒動作于解則赦宥之仁大古帝王在上汪濊及

萬邦要以傳行險之信于不失仰參造化夫且驟屏翳駕
玄冥十日期叶三農望滿也而所以潤者尚不止乎此聖
人積衆精以自衛洗心藏密河之苞雒之符一雨之變化
其端倪而即伏羲所為澤潤閭寓爾天地之不能有雷而
無日也勢也而繼震右推則有離一陰闇歛既毓返炤之
元二陽重昭大普煥發之景離固得柔之中此地之陽光
必得天而四炤乎過揚嚴于大有則用人不私金玉調于
鼎象則享帝至虔古帝王在上明達開四門要以炳重明
之麗于日新欽若天象夫且出扶桑摩太空流金不病燥
物生質也而所以暄者尚不止乎此聖人秉孤陽以自升

仰觀俯察陰之黑陽之白一日之廣呈其精耀而即伏羲
所為宣著萬世爾蓋一六水而二七火明是朔南之對峙
先天卦位則于西東可以見陽生子中陰生午中之義矣
水亦潤而火亦暄或滋萬物之驚道先天著象但言兩日
又可見下泉無制搏炭必刑之烈矣即長物一端卦圖之
妙有如此者

伏羲方圖從中劈開初起震巽固妙雷風生物之功矣
繼巽者坎一陽內滲胎其根二陰外濡導其液不曰水
而曰雨下泉無度陰雲有節也繼震者離一陰中麗孕
其光二陽外炳達其溫不曰火而曰日搏炭必刑流金

不病也。卦足亨萬物又如此。坎離對舉有大作用在。慧眼看出。潤字的真是坎。入帝王段。從下章聖人南面意悟來。全部大易打入潤中。對仗處字字精卓。更發人未發。

乾以君之

天有君道於卦圖之首乾得之矣。夫先天卦圖右推至乾而極。何者不為所統屬哉。天固不可一日無君道乎。且作經必有關于帝王而後可以立教。論帝王必直括諸造化而後可以宰物。蓋生成任其多端。仰承簡命。肅然天威。不違儼咫尺焉。直令天下披圖而察上天之威靈。伏羲所以稱三才首君也。故先天方位有左旋右轉之推。固當以定位之天。倡先大明。挈山澤雷風水火而各真其職。此其道如開天建極之君。先天次序有自中分外之義。又當以陽生之主。究歸絕倫。合動散。恒潤止。說而咸秉其樞。此其道

如集成統衆之君。乾所關固如是其重也哉。居高臨下。古
聖著其訓。雖荒徼絕遠。未有不就。日望雲者。維天穆穆。無
虞廷巡方之勞。而垣野各貢其嗜好。無周官疆索之文。而
星日弗斁其紀綱。迥乎首出。則雜陰雜陽。俱聽範圍于其
後。斯真天下之至崇巍者矣。以貴治賤。春秋重其文。雖天
子神聖。未有不躬郊受命者。維天蒼蒼。重趺奉太史之朔。
必閭闔回泰于龍斗。山河靖蠢動之氛。必昂畢序正于天
街。卓乎太上。則索男索女。總酌元精于其極。斯真天下之
至賈隆者矣。蓋君道莫先于聖學。自強不息。實足提氣化
之清剛。故凡乾在上。體之卦履。則考祥訟。則謀始。同人。則
中直。无妄。則茂對。合五行四序。無刻不受。其節宣。而卒不
測。乾之若何節宣者。聖學固渾涵乎勞戰。自知之域。君權
莫大于聖政。乘龍上治。實足筦萬古之綱。溫故凡乾在內
體之卦。壯則興。賢。夫則鋤奸。大有則享獻。大畜則達化。合
混闢文明。無物不茹其範圍。而卒不盡。乾之若何範圍者。
聖政固日新乎垂象。示人之中。况天市歲臨。太微日臨。具
見大臣奉簡。諸侯典土之正。縱宣夜無傳。周髀靡驗。能泯
明旦監茲貞元。協洽之理哉。卦圖首乾。信不可不逆推其
所關之重也已。

六子皆有功于造化。然必有所以君之者。乾居圖始。為

造物之府。凡動者散者。潤者暄者。止者說者。皆歸統攝。而分職聽命。即君道行天道而後不息之功。寧萬國。即天道兼君道而後有主之化。造群生。不脫卦圖意。句句與雷風等相干。且能發成大論。

萬物皆致養焉

坤彈養物之功。帝澤所以益宏也。夫帝方無日不養萬物。而于坤尤其可見者。此致役固不得不致養與。今造化有常用之吏。一如禮樂兵刑各守其職也。造化有兼用之官。一如大小臣職總代君作牧也。生養不窮之義。非坤其孰當焉。先天居北直。以后土揚大母之功。後天西南尤以相生解火金之烈。養天下而不居。是則忠臣孝子之行而已矣。不言方位而言地。地不以方位圍也。釜布弘其茂。美黃裳凝其中。已足統天下。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則厚德直可無疆。不言聖人而言地。地不同聖人憂也。安貞既已。

迪吉、主利、還思、集慶、尤足、冒千古、敷揚大化、而蒸被人倫、則資生于焉、有本、吾見其萬物皆致養焉、品彙以大、有用于人、為正、則必成乎其質、故形色任其爛熳、不若堅好黃茂、足殫帝力之勞、官得土而協五聲、君子養其耳、甘得土而和五味、君子養其口、萬物之請命于坤也、繁華既戢于廉深、暢茂尚滋于園閎、亦若是則已矣、氣化以不可盡為藏、則養必純乎其天、故材幹任其壯盛、不若細縕敦厚、共涵天機之美、安慮達于作聖、土養之即為思、至誠極于格天、土養之即為信、萬物之待澤于坤也、構闢不事于至柔、和平相感于主靜、亦若是則已矣、于是以有致致之、畢其

苦于我、恐不足、釀其甘于物、斟酌華實之間、而節畝乎章光、是坤資糧萬有而不竭也、進無雲漢之悲、退有陰雨之膏、古來方澤之位、至推隆焉、而克配彼天、非土氣醇深、安能若是其富有哉、以莫致致之、但得物享其全、又奚必于我著其勞、調劑神色之交、而綢繆其滲漏、是坤懸尊中途而弗靳也、天子有太室之居、諸侯有中雷之祀、古來王社之下、迨田畷焉、而祈穀先農、非帝膏博厚、抑安能若是其取給哉、然而以雲雨之心、貞牝馬之力、合天乃合地矣、地在天中、天地在人中、養至則量至矣、文王殆以致役上承帝命者乎、

土旺四時獨說夏秋之交南方火熾西金復烈有土溫
其中則相尅化為相生萬物不致養乎坤于帝為臣有
申命之嚴曰致役于物為母有劬勞之恩曰致養以有
致致之並以莫致致之俱要發透 先天後天大有剖
發 從人身體出造化 直說到文王大竒大法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

神有分寄于澤者直足妙萬物焉夫澤其神之一耳而說
萬物已莫說乎此况主天下之大全者乎大傳合諸圖總
贊之曰乾之美利皆太和所釀也坤之資生皆柔順所滋
也其為說萬物神哉乎吾烏得而言之乎即六子中舉其
一已足沃萬物于不匱夫至分神之一端者咸足培植天
下而執大象立皇極其德業聿底盛隆焉請言夫兌先天
居東南而從父早映真陽之浸灌以來是春夏之交品物
暢其蕃鮮有形之說固有以布帝德于天下後天居正西
而從母嘗蘊土膏之精氣以宣是大火方流蓐收司其嚴

肅無形之說、尤有以完太始于不言、桔槔小惠、既較神工、而不敢鳴、慈推解皇仁、亦望彼蒼而願祝富有、說萬物者、誠莫說乎澤爾、澤為水之陰、猶初何嘗有汪洋鼓盪之勢、足驚萬物之神明、夫神誠有隱慮矣、金囚火旺、天喬頃枯、則孳息之澤、沾溉于色、謝聲沉者、雖肅殺而仍食其慈也、貌悴則內茹、質零則味永、天下疇復有過此者乎、澤為土之生息、抑何嘗有碣撓燥烈之摧、足提萬物之情氣、然神從此加密矣、商旺角衰、敷榮可謝、則賁濡之澤、漸被于實、凝華落者、雖摧折而不逢其怨也、摯斂中有恬適、色形外有精神、天下疇復有甚此者乎、然而無功可居也、質柔當

三索之末、早含德于弗居、聖王法之、總章太廟、省禁治刑、百所為致、天下于好生、不得以惟刑之靜、流我欽恤、此義正所以頌嘉祥于無疆也、不然、物各自愛其質、各正性命、誰為整飭、頓爾若是其咸調哉、抑亦無名可市也、悅外秉剛中之貞、實持正而有力、君子學之、德業堅定、斂朴還醇、百所為底、天下于乂康、不得以利物之和、叙我彞倫、此南呂所以奏閭闔于律管也、不然、物亦深惡其毒、黃茂豆登、誰為冶鑄、頓爾若是其胥協哉、夫萬物不自知其說、歸之于澤、澤不自知其說、萬物歸之于天、天也、澤也、物也、吾且烏乎測其為一、測其為三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

者也

全要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領下大主柄而說其一
端也兌固萬物所說澤非說萬物者乎莫字即神字意
兌為瀦水屬陰之靜上滋乎物先天居東南後天居正
西總皆所以說萬物而乾坤之無一日不說不必言矣
此章專言六子故當從乾坤起故是總論先天後
天兩圖太史公改恤為靜然有深心學貫天人

物大然後可觀

皇極建于臨民而大真不可及矣夫有臨之大以普天道
聖制直與神俱隆也觀豈偶致乎哉且帝王立于上則百
氣數之隆必有聖君賢相共成光大之業而一時蒸蒸髦
俊各蓄禮樂以備公卿當其聲氣協同競能並進其治天
下固已遠矣不自有其功名而上之天子不獨有其經濟
而上之寅恭是以有重乎萃之聚也何者人臣事君如事
天當天命既順精誠已凝用享之始必位之以三旌家彥
始作國禎經邦宣猷保傅尊之所以為精微之輔乎人臣
事君如事親即大牲告孝吉蠲不散孚禴之貞實詔之以

者也

全要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領下大主柄而說其一
端也兌固萬物所說澤非說萬物者乎莫字即神字意
兌為瀦水屬陰之靜上滋乎物先天居東南後天居正
西總皆所以說萬物而乾坤之無一日不說不必言矣
此章專言六子故當從乾坤起故是總論先天後

天兩圖

太史公改恤為靜然有深心

學貫天人

望師直與輔則到也豈豈豈豈且帝王立于上限百
皇蘇數千調月而大真不可及矣夫百調之大以普天能

大蒸對何勝

聚而上者謂之升

國運昌于人才故乘聚而建功焉蓋聚豈即升哉必聚而
上始謂之升帝王直當先天下而簡賢矣序卦傳曰天開
氣數之隆必有聖君賢相共成光大之業而一時蒸蒸髦
俊各蓄禮樂以備公卿當其聲氣協同競能並進其治天
下固已遠矣不自有其功名而上之天子不獨有其經濟
而上之寅恭是以有重乎萃之聚也何者人臣事君如事
天當天命既順精誠已凝用享之始必位之以三旌家彥
始作國禎經邦宣猷保傳尊之所以為精微之輔乎人臣
事君如事親即大牲告孝吉蠲不散孚禴之貞實詔之以

三物黎獻迺熙帝載分列陳力高下措之皆以助社稷之
衛乎聚而上者謂之升固如是弗容已焉爾稽惠采于庶
岳卜功臣于元龜聖王闢門之典綦切而不能必野之果
無留良何幸哉聚首天衢而禮樂宣中和之靈兵刑極威
嚴之駕人各自奮仰答盛明又何嫌何忌則神明皆提乎
君心升百物之精英而銷其隱慝天下寧尚有不歌保定
者歟鍊玄德于媯汭老鷹揚于屠刀上天愛士之術良深
而不若今之蚤見英達何幸哉聚光奎斗而端揆矢皇極
之忠庶尹建匡時之畧大共同心扶翼文治又何朋何黨
則綱紀丕振乎朝廷彰四方之顯道而大其忱恂太史寧
尚有不奏福嘏者歟開剗以武事得天下一時從龍之彥
莫不有除戎器戒不虞之才齎咨足以感激壯士而南征
有慶已預決于馳驅皇路此真以天下為己任者也利見
大人于萃繫于升又繫亦可知迪吉所繇來矣守成以文
德贊太平累朝樹勳之人莫不有觀天地見萬物之性永
貞足以闡繹祖憲而積小高大已全筦于振彩巖廊此真
合天下為崇功者也剛中而應于萃得于升又得亦可知
致亨信有原矣然而非得力于坤不及此頒官先于經方
故君相造命不言命英傑鬱為上瑞則德功日進而日休
受之以升豈偶然哉

君子既聚勢必上進乃聚不謂升必聚而上乃謂之升
所謂升世道于大猷是也濟世安民纔算得同心共進
用亨之精誠直可格天孚禴之上合直可答君要馮出
聖人序卦至此不禁踴躍神情打合兩卦新陶鑄本
文長虹天巨

得其所歸者必大

聖學大必有本惟震斯得之也夫重悅則失其所歸重震
故得其所歸天下莫大乎此聖學固不可漫圖哉且序卦
托始于乾昭昭乎揭大以行矣得坤之初必更張創始斯
艮轉為有用此可大之說也法在有事得乾之初惟審端
立命斯允化為無言此必大之說也法在所歸故不于盡
而于歸妹以永終知敵則雖豎行之節皆足效聖人念典
之學焉何者視履戒其太麗諸家雖多英尤裁之以經史
有肅然不容亂營者則必簡必靜力追古初幽人所為與
盥薦相通也時月悚其空度人情固多睽隔通之以性命

有毅然不可苟合者。則為就為將。特闢堂與帝乙所為。以饋祀蚤勗也。進既必有所歸。得其所歸者。其大不可必乎。無如豪傑期功閎峻。每耻言迹效前人。于是深究要渺之流。因而內求之。以其一時之師心為超。夫天資或誤。而豈可自詡其魯鈍乎。得所歸。則聰明可生。一室擬帝王之畧。叔季何足困人哉。又無如善士敦行曲謹。每不屑廣稽往籍。于是浮慕洽聞之士。矯而外求之。以其百家之艱與為尊。夫拘迂固非。而豈可自恃其精銳乎。得所歸。則天人始貫。一旦測神聖之傳。餘緒敢辭全力哉。蓋振厲以攻堅。涵濡以潤澤。其經服習而不釋者。大已造于夫人之心。反若

有物以待我之自致。奉太極為皇建。則潛心下學。如山海共稟一正朔。是以謂之歸也。不任乎柔乘剛。而單思乎明以動。萬物安有不興于天際之翔者矣。克治以俾無瑕。強固以使勿壞。其歷變化而不驚者。大並忘乎循理之內。祇此人力以迫我之靜稽。挈日新為富有。則翔獲未經。如共球全集于天府。是以謂之得也。不失乎位在中。而圖究乎炤天下。慶譽安有不來于愆期之志者矣。大儒尋師訪道。見者知其備禮樂之選。至人格物研精。亦自命其操制作之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也。

借上歸字。縮到聖學。論致豐之繇。如行旅到家。如流水

赴坎幽人發其光帝乙受其祉而扼要全在震字本
卦正對蠱卦 兩卦打成一片 真歸字得字注疏

大有衆也

治莫大于得衆卦備一統之象焉夫天下有應天之主而
衆不翕然歸之乎此大有所以稱盛治歟嘗謂積德則隆
興朝之偉略循本則致上聖之鴻圖合天下群策群力式
化于一人即舉一人亶聰亶明敷錫乎天下此虞夏商周
之正統而非偏霸所可幾也作易聖人無日不以得衆正
告天子然未易多觀讀反對至大有吾蓋為嘉獎而樂道
之矣何者人君之道莫大于自強應天之主正以不恃其
強而萬強弗能越車書訖乎海甸梯航所為不呼而自集
人君之道莫大于自明應天之主正以不恃其明而萬明

弗能逃禮樂達于中邦。天人所為合方而並至。若是乎得其原則。臣妾皆委之者也。若是乎挈其大。則風氣其化之者也。衆豈有加于此乎。然竊有疑焉。御大衆在精銓叙。而品類不能彰九德之吉。遏者惡。揚者善。然侯明書識。正曲達其時。颺並生之心。是以賢士有濟濟之寧。農夫有林林之象。戶口版籍。天子齋戒以告天。非為此撫則后。虐則仇人所寵馭而不可得者。我坐享其殷盈乎。抑又有疑焉。鑄衆材在尊主權。而聖主不專隆作。覩之柄履者。信思者。順然謙恭。遜讓正默。行其四海來歸之神。是以寥廓興龍鳳。天日之恩。奕世切弓劍。球圖之慕。中丘即洙。春秋嚴書其

害義。非為此倏熙皞。倏離虞。人所惆恍而不能定者。我適遘其富盛乎。且衆亦何必以衆衆哉。入其朝。有載之臣。有享之臣。有匪彭之臣。得此數人。即不衆亦衆也。神明之帝。不妨用後世之才。黃虞之佐。必不屈而從。三代之主。何以鼎烹金鉉。澤不敝于下漏。遂造一穰穰無盡之規模。且衆亦豈自衆求哉。考諸身。孚以發之。威以震之。艱以持之。盡此數端。衆乃莫非吾衆也。頑民密邇王室。不憚八誥之咨。勤重譯海波不揚。反翼三恪之奔走。故必頤養虎耽。念恒厪乎小康。始成一赫赫無外之大烈。然則大居正以立極。金甌奠于有永。本至教以感物。曆數進于無疆。非大有孰

能當此受命而王者乎。抑雜卦即孔子之易序也。既以相反為義，則欲知衆之說者，必同人于野，擴大公無我之量而後可。新說不勝枚舉，又真三句之命，夫公則養其神，公則神情古質，鎔鍊而出，應天大主柄，聖人反對有手，否亦異想天開，却皆本地風光。旁雜卦即孔子易序，是特識。

孫興公老師論文

作文莫先于看書。看書之法，先要逐字訓詁的確，以實字觀義理，以虛字審精神。每當晨起，豎起脊梁，注定目睛，將通章大文默讀潛玩，務必論世逆志，言言能返證于自己，事事可實按之。目前忘言以解，而又不決裂其文辭，研幾以求，而又不增設乎意見，乃為明了。如其未明，固不得一刻放下，第另看後章，有此處不明，而他處忽相觸發者，有今日不明，而他日再看，乃能釋然者。又有今日雖覺已明，而他日反以為不明，更求別解者，總之學以靜專而相通，心以積疑而起悟，乃舉一反三，引伸觸類之善法也。若刻定章數，止將講說本頭記下，于我何與，好為穿

鑿意見及以禪宗出世話說雜入聖賢經世之旨于書何與故去此二弊而後可以言看書。聽講之法須將應講之書先期看過實有憤悱之意然後聽受有基講時又須將所見盡情撇開不問語不他顧不雜想不昏沉攝心傾聽歷歷分明講完不得群聚浪談以亂思緒即宜退居默想再理前言務要所講與本書體貼相安方可信從若有未妥不妨另樹疑義反覆辯難正不得以人之通遂認為我之通也至于信聖賢之本旨還以信自己之心其的確面目大約不離本文者近是

五經周禮乃文字之祖凡理學政事必本于此方有根據夫子好古敏求要不外六經為刪述則以此印證正為同氣之求讀書不從此處下手毋論胸中酸俗之氣難以掃除看書作文亦且學昧尋源識孤借証必無相資相長之益矣至于性理語錄等書往往為理學淵藪六經鼓吹機鋒最捷尤屬易入皆不可不究心者也

讀書惟取鍊心入俗最忌若競尚乎冠履言談耗志于圖碁博塞即挾策呬唔莫非道聽塗說故真能得讀書之趣者舉止一見可知然心不可雜雜則神蕩而不收心又不可太勞勞則神疲而不入須于誦讀之餘捲書閣筆萬慮俱捐悠然獨坐或支頤而對爽氣于西山或緩步而看生機于花鳥或臨摹法帖或

閒論字學觸境或以生泣乘興或以託歌一日之間量留片刻于此而默坐寧心尤為要義使此心常如魚在水如鶴在空悠悠洋洋活活潑潑方能聞見互融機神迅發是誠天下之至樂亦即讀書之至訣也而文字可知矣

袁了凡先生論文

凡欲靜坐須先息心心隨事鍊難忍處忍之難捨處捨之忍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捨得一分便有一分安樂所以古人以言語文字得罪者不少汝以孺子而竊重名則愈當因人之謗而刻責之于身如讀書便當百倍加功檢身便當百倍收斂嗜欲便當百計銷磨拂鬱便當百凡忍耐接人便當百倍謙虛處事

便當百倍謹慎天下未有不能涉世不能居心而可以為學者也

作文之法在涵泳性靈使心苗常活不在躁急心熱欲速求工在打透機括使詞源沛然不在鉅釘掇拾疲精役氣不論作文不作文凝定心神五官都專在題目上持之久久文機自活文竅自通

世間之物小小成就者不足論欲成百圍之木不知經多少風霜欲成萬斛之舟不知受多少錘鑿古今豪傑其學問得力處皆從困苦中磨煉出來有遭一蹶而終身受用不盡者即舉業一節已精益精茫無盡期句煉矣而刻琢未工即傷氣氣暢矣

而馳騁太過即傷格格正矣而拘牽排列即傷意意工矣而描寫過當即傷理使穠纖備至精粗畢協若豪傑稱工而俗眼未識亦是我輩欠缺處善作文者以平淺之辭發精深之思使識者得其意不識者得其辭試看論語孟子其辭何等平正其意何等精深豈非萬世作文之軌範哉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自是之學問故常慚往行之謬則德日新常知舊業之非則文

日進

作文之法大槩有五一日存心二曰養氣三曰窮理四曰稽古五曰透悟夫文出于心心粗則文粗心細則文細其心鬱者其文塞其心淺者其文浮其心詭者其文虛其心蕩者其文不檢

願爾等掃除外好歸併一路收攝此心綿綿密密使腔子內精神常聚生意常活此秀才本領工夫也杜牧之論文以氣為先蓋氣和則文平氣充則文暢氣壯則文雄凡欲作文須先養氣母輕喜懼氣之揚也母暴怒懼氣之拂也母多言懼氣之躁也母妄動懼氣之失常也動靜語默端詳閒泰常使太和元氣周流于四體發為文章自我盎然者出之而已矣文有詞有理而理為之主故理明則詞顯理密則詞精理當則詞確理譬主人詞譬奴僕未有主人精明而奴僕不從令者然窮理之學不可全靠他人講貫須深求而自得之遇題目難處不得放過如孤軍遇敵倅意向前又如漢廷老吏斷獄推勘到底一處精則其

餘皆得其精矣。作文最忌蹈襲，又忌杜撰。前輩文字，其章法皆有源流，布置結構，開闔起伏，自有天然節奏。故古文不可不讀，但讀古文不得以多為勝。僕舊讀莊子養生主一篇，反覆熟玩，便知三十三篇文字，總是一個機局。爾等只把文章正宗一部，精擇而熟參之，出詞吐氣，自有古風。若待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去，已落第二義矣。昔嚴滄浪論詩，謂禪家一味妙悟，詩家亦一味妙悟，悟豈易言哉！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入，其力已到，其機已熟，適相觸發，俱成精理。僕庚午春讀書于南京燕子磯，時頗知學，承許沈二君資我新水，胸中無一毫雜累，終日作文，執筆凝神，停車入夢，頽然如醉，兀然如痴，蠢蠢然又如不曉事者。數月之後，偶從諸友登磯，遠望江雲，恍然如因人脫枷，不勝鼓舞，欲舉胸中所得，告許沈二君，又默默無舉口處，自後題目到手，便成文章，從前苦心極力，都用不著。

今諸生修業，三六九日作文，餘日則看書，幾板隨將時文選定，此通行之法，實至陋之規也。蓋工夫最貴專一，如一日作文而兩日不作文，思何由而聯屬，意趣何由而貫通？况看書既非心得，則必扞掣而易忘，即一年能完經書，至明年則前書茫然不省，所選之文已復不時從新選起，歲歲相因，是終身不竟之功也。况時文好者少，不好者多，好者入目，未必有益，不好者入目，最能壞人興趣。如與不善人居，初亦甚惡之，既而默默薰染，不

自知其肺肝之盡換矣。汝輩用功當作焚舟之計。如作文便將別項工夫盡從併省。一眼看著題目。兩耳聽著。念念思著。一篇纔完。便呈友人批抹。應時改定。又換一題。如此用工。月餘。文機便活。文勢便熟矣。熟則三六九試筆可也。如看書除素所明白者。且不必再看。其稍有未明者。細心理會。必俟此章融通透徹。然後看第二章。果能鞭心入髓。反躬默體。玩之于虛閒澄寂之中。觸之于語言文字之外。由此而看前日已明之書。更覺生意無窮。即看所未見之書。亦可因文會理。此皆功之反求諸內者也。至于時文。當倩人挨題選定。俟作此題。然後檢此文。何處是彼神到。何處是彼意到。何處是彼理到。何處是彼詞到。以他山之石。攻吾之玉。點彼頑鐵。盡化黃金。蓋不以時文看時文。而以我看時文。所謂轉法華不隨法華轉者也。

汝欲看書。先玩經文。次將朱註字字體貼。大全諸儒之說。亦須一一參攷。以求至當。性理通鑑。及諸子諸史。俱當識其巔末。餒其糟而吮其膏。然看書易記。書難開卷。了然掩卷。茫然何益之有。凡記書自有要法。唐仲友善記十七史。皆在指頭上。輪得轉。亦不過編成櫟括。隨事記之耳。韓退之曰。紀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鈎其玄。爾等第將我所選定者。細閱而標記之。記則已。不記則再閱。閱至百遍。自然爛熟。更要將人所難記者。記之。有至敏之資質。做至鈍之工夫。所謂上乘兼修中下者也。

爾等自幼既將五經各古文讀過許多今不以汎濫為高而以精詣為準每書止存精確者數首悠悠熟讀綿綿細玩詳其脉絡會其旨趣讀史記須要得其跌宕之氣讀漢書須要得其嚴整之風讀老子須養吾恬澹之心讀莊子便須渺末世界傲睨帝王而使胸中有一段不羈不局之趣開口如在舌尖下筆如在筆底然後從而作論作策庶有三分古氣可以壓倒元白矣文字要得攝精奪髓之法如閱魁元墨卷有稱意者須反覆熟玩早暮觀之棄其糟粕吮其英華使彼之精神命脉咸在我胸中出之即肖庶有益耳又有多聞闕疑之法如場中題目每題當集錄墨卷數十首博觀而約取之彼此互參則蹊徑盡露疑

殆俱闕則所用益精此良法也

作文最忌蹈襲須自開一堂與自造一爐冶作幾句不經人道語乃佳

習舉業所以應試也為文而不利於場屋雖千推萬鍊枉費苦心何益之有昔歸有光熙父博洽有盛名嘉靖庚子遇張龍湖主南京試得中益閉門修業直欲以古文為時義用心愈勤而去時調愈遠至乙丑高新鄭主試本房余同麓不敢送初場文字但以二三場送閱始得中選夫熙父之文豈不工哉然古而不今深而不淺質而不華奧而不顯大非利中之具是以鄉試後蹉跎二十六年幸遇余公收之于繩墨之外不然幾終身淪

落矣。故舉業文字慕古者必不合時。師心者必不諧衆。善修業者不獨自憚。隱衷須要博通衆志。每作一首必呈衆人訂正。雖愚夫之言。吾必擇焉。然後巧心拙目。兩不相違耳。

文而謂之曰時。決當隨方合節。局局爭新。過時不可不及。時不可荆川先生嘗言。時義不可自適。已意須寒暑溫涼各隨時態。故其已丑以前之文。如墨義初出窓稿。溫潤典雅。氣格甚正。及官翰林諸篇。則精微淵懿。沉着痛快。其文又是一格。歸田以後。與諸生修業。則脫盡浮華。獨抒真景。又是一樣文字。惟其不執一格。而能隨候效靈。不恃前之所修為已工。而惟恐今之所作為未善。故以蒼顏白髮之歌工。而聲調不減于後進也。後生居

今之時。乃欲復古之調。是當夏而飛雪。滿空。當冬而炎威。燬物。豈惟失時候之正。且將以災沴而召禍矣。

文字不論遲速。只欲工耳。速而拙。固不若遲而工也。但場中七篇。風簷寸畧。要自有不容遲滯者。須用轉生為熟之法。屏去舊文。專精默想。到做不出處。如推車撞壁。相似便是好消息。切不可歇了手。務要努力向前。從思量不及處。加精進。從神思鬱塞處。求通達。多則一月兩月。少則一二十日。文機一開。如泉源湧出。隨筆流溢。自然順暢。若未動筆。先去翻閱舊文。則終身不熟矣。

○場中看文如走馬。看錦張錦于此。而令人走馬觀之。文采爛然。

雖不甚細而隱約之間可賞可戀再觀之則文理細密整然入
微三閱之則絲絲入細秀色璀璨歌亂甫畢肅然動容掩卷之
餘徬徨追賞此萬選萬利之文也其或窘裂邊幅鬱而不暢令
人初看不佳或初看雖佳而詞理多疵不堪再繹皆非利器
物相雜故曰文文須五色錯綜乃成華采又須經緯就緒乃成
條理今作時義者惟欲顯明不尚委曲如講章直說何以為文
不知文章之妙全要轉換變化即之若近而測之愈遠觀之若
簡而講之愈深

時文全以肖題為主依文會意眉目逼真乃稱佳作然肖題之
外尚須看一段風神活潑流轉觸目賞心斯為上乘

時文篇法有提起有過文有收結須要八股之中股股氣脉相
接一意貫通絕無痕跡若中間諸股又有發端非法也其章法
即是股法一股中亦須一意到底其文亦有三轉四轉及五轉
者但須脉絡相承轉入轉細起伏頓挫有力無迹方成章法句
法貴老忌嫩貴圓忌方貴活忌滯貴莊重而又忌累墜貴溜亮
而又忌輕浮貴妥貼而又忌軟弱輸寫便利要如彈丸脫手綽
約華秀要如初日芙蓉前輩謂百煉成句非虛語也字法最忌
句中有冗字俗字粗字嫩字腐字急宜刪去務使六律和鳴五
彩奪目可也近日時文一字稍塵通篇寡色尤須留意
作舉業不可不聯文會今立會有二弊一則患不能恒二則患

會時不肯直說我先以真心待人句句直說人亦當以直報我待人能事事加厚人亦豈肯自處于薄此所謂先施之道也果能如此用心豈惟文會可聯因文講德相規相勸可以砥礪身心可以發明倫理近可以為終身之倚仗遠可以訂千古之心期其言不及義者遠之尤為緊要

○今人看墨卷專訾議其短如後生與前輩相處專檢點其失二者皆非求益之道文章安能字字盡善但有一種可取處不妨中式故善看墨卷者意不足則求其詞詞不足則求其氣氣不足則察其神文字原有神來氣來詞來意來種種不同隨方審視求其得意處而取法之方纔有益如但嫌其醜不採其長則

我與墨卷分為二途好秀才所以不得中式者其病皆坐于此與前輩相處須虚心領教隨事請正則一言一動皆有裨益但伺候其過失則雖聖人與居亦祇見其可非可議而不見其可法可傳矣

○秀才最忌腐爛時文入其肺腑又忌文理未精而文機先熟蓋記誦雜則筆端攪擾而不清結構易則文勢粗曠而不粹此詞場大病也宜將所記時文盡情拋捨不使一字一句留于胸中只將前輩好文一二篇從容涵泳反俗為雅遇有操觚以理為主以氣為輔理意停當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其文機過熟者亦須令熟處放教生將下筆而一思即有者屏去勿用務從

思量不到處、意想不及處、重立乾坤、深求奧妙、自然從粗入細、而化朽腐為神奇矣。

凡看時文、好者取之、無論矣、其不善者、亦須默默于意中、刪改之以彼之俗、而觸吾之雅、以彼之淺、而發吾之深、金從礦出、聖以凡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非虛語也。

今天下善閱文者、莫如荆石王老師、其看人文字、不但能悉其利弊、并其心術之微、行誼之實、一一皆能懸斷、往時會試去取、全憑房考、丙戌老師主試、卷卷皆經親閱、故得人為盛、其前序有云、嘗嘆世有大欺而習焉、不察者、主司程士、其有不搯吭談成弘之際者乎、其亦有成以弘之文課子弟者乎、士之字雕句繪、

剽獵諸子、二氏之唾餘、見謂弗收、至主司自為詞、非諸子二氏無取也、範具在此、取尚在彼、可謂不欺否、今者相士、神識藻采、無所偏遺、間亦頗採諸子、二氏微言、不詭于六籍者、惟剽獵雕繪無取焉、而又不取自犯綺語戒、以明不欺、必欲捨簫韶瑚璉、而返土鼓汙樽之風、不但時不可行、于理亦甚悖矣。

作文之法、始于擬議、終于變化、不擬議則不能入乎法、不變化則不能出乎法也、試觀文選、諸公多以擬古而入、朱元晦教子、凡古人有名文字、皆擬作一篇、時文當用此法。

丙戌會試、錢明吾正有盛名、予謂其文不利于中、明吾問會中誰最利者、予謂葉道及可作會魁、及試畢、道及以文求正、謂予

不願魁。只未必中。予笑曰：中何可必？此是一路文字。識則魁，不識則歸耳。問予文何如？予曰：吾文用意甚深，而措詞甚淺，說理甚細，而運氣甚平，鍊格甚奇，而規模極整。此不論識不識，均當收錄者也。

文字全看破題。一破淘洗不淨，全篇可知。破貴新，元破則不特新，而兼貴雅。破貴奇，元破則不特奇，而兼貴厚。破貴透徹，元破則不特透徹，而兼渾融。破貴精研，元破則不特精研，而兼正大。若語意稍露，則魁氣味稍薄，則散中式矣。

小講要括盡題旨，又要原委分明。全章題起講，更要包攝完全。又不可粘皮帶骨，蓋此處明徹則文勢如建瓴而下，便自住手不得。造語不工，則寡容色，用意不高，則涉庸境。場中看卷，此處不能動人，便成廢閣，可不慎哉。

余讀楊崑阜鄉試文，原許其可以作元。今年春榜初傳，自信余言之不謬。及得其真卷讀之，則文與舊作迥然不侔。蓋鄉試之文，積學有年，蓄力待戰，知其嚴思滿志而出之者，也有心于元者也。會試之文，逍遙自在，如不欲戰，知其任意開襟而成者也。無意于元者也。若遊塵垢之外，而卷舒自如，若得鬼神之助，而冥然合轍，殆非肉眼所能識，亦非凡情所可測矣。

凡作長題，第一要體製好，先看題中大意，何處當重，何處當輕，何處當合，何處當分。一一酌量明白，理會成文。第二要格局新。

或衆人做處我偏不做而化有為無或衆人不做我偏發揮而化無為有縱橫變化不蹈常轍第三要有斷制如太史公為人作傳平平鋪叙中時寓品騭之意而懲勸儼然又如漢庭老吏斷獄據法立案一字移易不得方是老手第四要渾融合縫掀翻題目任意衝決而使人讀之若見其當然是謂渾融通篇凌駕而于題中緊關意思纖毫不漏是謂合縫第五要神情流動逐段鋪叙而精神流貫如出一線文與可之畫竹不用逐節生枝先有成竹于胸中然後一筆揮成自然神彩流洽

論者議也反覆辯難以求至當者也必有一段出人之意見發之為千古不可磨滅之論方為入彀其立意高說理透不為玄

言竒語而見者自然屈服文之至上者也詞理兼修華實並茂者次之意見庸庸專事造語則最卑而可賤者耳近來時論本色愈下專欲借文采以動人自造語外別無工夫矣汝須擴充真見洞透至理見得親切自然斷得分明理既高卓自然言能出衆講性理而洞徹精微論治道而深究利害便是大文字如柳宗元作四維論謂廉耻即在義字中歐陽修作泰誓論謂文王未嘗稱王蘇軾作賈誼論謂非漢文不用賈誼乃賈誼不能用漢文蘇轍作三國論不取智勇而取不智不勇皆意見精確最能動人又如蘇軾秦觀俱有晁錯論蘇則謂袁盎非能潛殺錯乃錯自取殺秦則謂漢惟斬錯然後可以破七國之兵其

議論皆出常情之外故必熟于世故老于人情有憂深慮遠之明有通微知性之哲然後可以作論非徒求工于文字而已也

論貴圓忌方貴老忌嫩貴雄健忌懶散貴移易不動忌浮泛不切起伏處貴有照應闔處貴有波瀾馳騁處貴有節制鋪叙處

貴有曲折過接處貴無痕迹譬喻貴親切引用貴確當或沿流討源而血脉整整或從根發枝而千條燦然或將無作有而意味甚深或以實形虛而指意如見藏光焰于平實之中發精神于題目之外要使一句一字增減不得而句句有法字字盡心方為合轍只緣學者束書不觀因陋就簡時文之外全不理會先進既以荒謬而中式後進遂以空疎為高致而反咲苦心于

論策者為迂濶而失計可悲也已

我朝試論有破題有承題有小講有入題有原題有大講有腰有結原倣論學繩尺而制為此式也中式者中此而已今作墨論亦須將宋人舊論一一檢閱有辯論格有詰難格有問答格有開鎖格有借賓形主格有從淺入深格有摘字貫題格有賤題立說格宜遍考而靜叅之至于時論段落殊不雅觀當用融通變化之法如于寶作晉帝紀總論中間本以安民立政民風國勢為眼目而筆力圓勁全不見其排比之迹則士子之可矜式者也

作論之法須依于忠厚止于理義可標駁羣彥不可戲薄聖賢

可據理陳詞不可強詞奪正理有過處可求無過無過而求有過則刻矣文章之微關係心術學者慎之

論有三等一是性理論貴研精闡微根極理要以左國之詞華發程朱之心事使確然不易燦然有條此最難者也一是政事論貴獨稽政源叅酌流弊彌綸羣務折衷是非陳法則句句可行警世則言言可懼此亦不容苟作然較之性理則粗而易騁矣一是人物論貫徹古今詮次賢哲貶一人而有益于天下則毀之不為薄如諍臣論辨奸論皆非無實之空言也其褒者語不多而美獨至如江漢秋陽數語大聖人氣象儼然在目此作論者所以貴有識也

論貴古賈生過秦其最也論貴圓蘇氏兄弟稱絕調焉故學論者取材于古而尤當暢之以蘇文

漢表無四六自唐而後其體始定故場中之表止出唐宋及本朝又不用辭表諫表請表止用進謝賀三項進表則解題宜詳如書籍則備叙其著作之由祥瑞則徧列其生成之實賀表則頌聖處宜詳解題處宜略多有不用解題者以不可及前朝衰颯事也謝表入題自叙處宜詳各自有體

人知四六只是修詞不知以養氣為重如吳冲卿排介甫介甫因中使傳宣撫問以表謝之其詞句句解讒字字精切而意融語沛一氣呵成是以格勝不以詞勝者子瞻筆力疎暢意象圓

融不事修詞專欲達意遂使六朝聲律之文變成渾厚此乃四六中之古作矣大抵貴以明白之詞達微婉之意吐氣雍容叙事詳盡令讀者心明而意服斯為合作

表與啓不同啓猶可隨己創意表須要有朝廷氣象詞極華采而不卑弱語極豪縱而不怒張雍容揖遜有冠冕珮玉之容乃為本色

用事貴切當移易不動上句起下句應又要呼答有情

唐宋表俱用四六而體亦不同唐人聲律俱精對偶極切如奇珍雜寶鞵合相配銖兩悉稱宋人以聲律之文為叙事之體明暢過于唐人而典麗不及也既曰擬唐擬宋則亦當論其世而

各肖之斯為合格

表有聲有律平仄相間宮商迭宣朗然可誦者聲也對偶精切分毫不爽者律也

以身言書判四事觀人原是古法至唐而判始腴暢大要貴決斷明允汝今將大明律一檢此書不但可以治人兼亦可以律已解得判題明白自然易做

祖宗立法本欲得深明律意之人今則略不入目遂使同號諸生互相抄錄五判有不差一字者我教汝輩經義務求心得論策務求博洽表判務求雅練彼以虛求我以實應彼以例設我以真修此之謂實學

策場全在講解考究，切不可記誦舊策，以取厭有司。天地間大學問，如天文地理律曆兵刑之屬，通典以十八事盡之，通考廣為二十四目。我壯年欲為經濟實學，逢人下問，遇事廣詢，作經世略三百卷。汝先將策目列于空簿之上，每日約空紙十餘張，或繙閱羣書，或聞人議論，偶有所得，即隨手劄記于各條之後。久久淹貫，學問愈精，發之為文，自然言言俱堪名世。昔黃葵陽見瞿九思試策不凡，謂其必有定本，及詢果有之，係彼先祖所訂，蓋取兩漢奏疏，隨類刪定者。汝當倣此法，詳書于冊，熟記之。倘初以為易記而不讀，則臨時欲記而不能矣。失今不熟，後日所書愈多，愈難溫習，即日日登記，何益之有。

吳無障先生論文

學者多以看書作文分為二項，不知二者雖有操觚不操觚之辨，總之去皮見骨，去骨見髓，要以得解而止，非有二也。每見看書先立課程，如學庸幾章論語幾章之類，無惑乎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原也。夫書義有思之即得者，有思之竟日而後得者，有明日又思之而後得者，有力量未到，累日思之而不可通，姑停閣三月五月之後，識見增進，或重思之，或他書偶觸發而恍然得者，始也無從而疑，既也疑究也不勝其疑，至于不勝疑而悟之門啓矣。愈悟則愈疑，愈疑亦愈悟，故學者非悟之難，而疑之難也。又見看書者多苦于經書之難竟，只此一念，可謂千

里之謬。夫書有積少成多之書，有以一貫萬之書，有索然無味之書，有手舞足蹈之書，有窮年故吾之書，有日新一日之書，機觸則引而益長，竅開則迎而輒解，故隨其所解，皆可推類以盡其餘。然當其入門之始，正見未啓，旁見已投，不可不慎。蓋書義之確然而不可易者，惟一路，而其似是而非，足以引吾思而成一偏之見者，且十百其路，故須追尋聖賢語意，為何說此一句，為何下此字眼，聖人下字，如化工肖物，決有鑿鑿不移道理，看一章，須討關鍵在某處，看一句，須討上文如何，下文如何，通章血脉如何，但將白文從頭至尾，反覆玩味，定是有見。聖賢說話，雖極精深，又極平坦，極現成，若稍入艱澀，略涉牽合，即邪徑矣。

此非打疊妄想，精專靜一，而又無主先入，不厭涵濡，必不能矣。其傳註與白文相印者，十有八九，偶一二可疑，不妨存吾獨見。侯質有道，然傳註每多會而未發之意，或不善讀註者，向有以辭害志之習，吾發其未盡之旨，通諸文詞之外，實非悖也。近來坊間講義，多著意為新說，與文字為魑魅魍魎之談者，同一無聊之計，可發一咲。文字不論奇正，何如先以說題瑩透為主，說題既透，然後觀其運用之活與不活，神氣之厚與不厚。若先自支吾，兩可則雖有聰明才思，不過點綴眉目，以為工塗抹影響，以藏拙，豈能逃識者肺肝之見哉。然要說得題到，須先識題，故有題之皮膚，有題

之筋骨吾捨其皮膚而操其筋骨自片言而有餘不然費盡心力只成一篇訓詁如辛未會場先進題從先進字面其題之皮膚而先進之所以當從則題之筋骨也太岳先生作獨把筋骨處寫得十分精神故為從來程文之冠

文有不新而新不奇而奇不高曠而高曠者無他議論卓然精神發越耳荆棘其詞模糊其意二者皆文家之大禁故文章增十分聞見不如增一分識識愈高則文愈澹識愈卑則伎倆愈多至于伎倆愈多而品愈下內不足故外有餘此理自然無足怪者夫戶必有樞船必有柁文必有一段最緊關處拿縛得定臨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整容歛襟而悟亦可嘻咲怒罵而語

亦可雄猛如鉅鹿一戰亦可閒暇如圍棋賭墅亦可簡峻如片言折獄亦可一滾而出如萬斛之泉亦可循規蹈矩亦可忽入九天忽潛九地亦可橫行直撞不離這個區區左顧右盼無所用之故夫無修詞之擾無敷衍補綴之勞省除一切煩苛而歸諸至易至簡者莫如識識之于文一網舉而萬目張之道彼墮落脂粉者三年而成一葉之說也操觚者柰何不務一了百當顧屑屑焉趨其所為用力多而成功寡故術不可不慎也題有線索其精神結聚處是也有數句而結聚于一句者有數字而結聚于一字者有本題而結聚于上文者有結聚于實字者有結聚于虛字者有不在于句字之中而結聚于句字之外

者看不破則我在徽纆繩縛之中欲左則牽于右欲右則牽于左看得破時膽壯神活兩翼生風如庖丁遊刃如巨魚縱壑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而不為破格風雨驟至而不為傷氣矢口成詞直抒本領而不為少文脫胎換骨前無古人而不為離旨回視變變小巧如置身霄漢下視塵寰非無景物總不入目矣大抵文字只看一篇大規模大機局何如大段卓越縱句字小疵不足介意如神王之人區區癩疥豈能為害汝等作文須盡力與題目鏖戰一場決有日異而月不同處勉之勉之

文之貴講貴實尚矣然人但知講之講不知以不講為講但知實之實不知以虛為實總要貴議論不貴鋪排貴挾其所以然而不貴贅其所當然當然者傳其形所以然者傳其神鋪排者銖積寸累而無功議論者挈綱提領而了了故一言可當千百言反言可當正言無言可當有言以意言之為至實以機言之為至虛至于善用虛而所為精深者澹宕者皆舉之矣

凡作性理題須著一句玄遠語不得著一句幫襯語不得玄遠者起于光景之未真而揣摩其近似幫襯者起于本質之已窮而借功于粉飾若胸中見得了了自無此弊然亦有意思見得七八分而詞不足以達之者非詞不達之病仍是意不徹之病也若徹頭徹尾洞見底蘊豈有不能出諸其口者哉至于平淡題雖無別的講貫亦須反覆論得痛快然後讀者悚然即如蘇

秦說六國大旨不過曰割地事秦如抱薪救火此自盡之術也
人人皆能言此偏蘇秦為從約長何也他到一國自有一國議
論舉一國之形勢揣各國之人心揆各國之往事投各國之所
重所輕描各國之所畏所苦天下機局如在目前睥睨抵掌極
文之變令傷心者哽咽不平者按劍何暇計羣羊之不敵猛虎
與連雞之不能俱棲雖不舉國以聽其道無由舉業亦然若必
每題另立一主意其謬何啻千里
或問詞調之于文何如曰詞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著一分詞
便掩一分意思到時直寫胸臆家常說話都是精光閃爍至
于頓挫屈伸自是文中絕不可少然此是文勢大段變化倏而
坦然平麓倏而峭壁摩天起者不得不起伏者不得不伏豈區
區字句詞調為哉

瞿昆湖先生論文

舉業文字不患意見不高不患理路不徹只患心粗氣揚不能
雍容大雅以遊于冠冕佩玉之林則亦非利器也吾自靜養後
加意收斂日間雖不能不應酬而每以無事處之不敢疾行一
步不敢高聲一語即待僮僕亦未嘗輕加怒詈執筆為文心鎮
靜舒徐不動聲色不騁才氣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止乎其所不
得不止雖不能必其皆工而春容雅澹綽有廟堂風度所以試
而輒利者以此耳

吾前會元辛丑則林樹聲戊戌則袁熹乙未則許穀壬辰則林春已丑則唐順之吾將五人七篇墨義裝成一帙效蔡虛齋董中峯批點程墨之式字字訓釋枕藉觀之行住坐卧專專玩此貧則讀之而若富困則讀之而若通憂愁拂鬱則讀之而津津以喜久之了了如見前輩為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別有正法眼藏在蓋其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窺其意于筆墨蹊徑之外總之要雍容典雅如端人正士垂紳正笏而立于廟堂之上又如張六代之樂于洞庭之野而一唱三歎恍有餘音又須積之深養之厚得乎心應乎手若輪扁之斲輪庶足以臻其妙乎惜乎予知之而未能臻其境也

文者心之聲也故閱其文可以知其人吾初未識荆川方山之面而但讀荆川之文根據理路正大明顯則想見其人必樂道坦衷智在物先者也讀方山之文爽塏迅發沉着痛快則想見其人必高睨濶步眼空一世者也已而得接其人各如其文焉然荆川墨卷和平雅澹極有廟堂風度而窓稿則不免有精思苦鍊之迹方山墨卷亦佳而餘作又不免有發揚蹈厲之氣故學二公之文各當以墨卷為主蓋我朝自三楊當國所尚文體皆平正渾融謂之臺閣體凡有斧鑿痕未化與怒張之氣未除皆非入殼文字

此二語格言也
豈但論文人
之品格括盡
矣

嘗語馮午山以閱文之法曰秀才文字且不論他工拙只要真精神透露如肯說理肯用意必是真實舉子如無理無意但撮取浮華以眩主司之目必是作偽小人此閱卷大關鍵也

茅鹿門先生論文

一曰認題二曰布勢三曰練格四曰中殼先將題中精神命脉認得了了明白方可下筆字字句句洞中骨理大約以描寫虛字眼處為生色如掉百尺之帆特在蓬眼上轉脚懸千鈞之弩特在弩機上覷的孔孟宗旨雖同其間深淺小大亦自迥別傳

聖賢之神者何得草草認題既真又當布勢勢者一篇呼吸之大槩也。大將提百萬之兵以合戰得勢則百戰百勝讀史記至項羽之救鉅鹿何等聳動作文得勢自然風發泉流有行乎其所以不得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者胡為乎又當練格先秦西京文字神理渾雄去古未遠唐宋止得八大家以其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其格獨高耳舉業果能以六經為主胸中所見既超鏗之為聲響布之為風藻自爾與人曼別而中殼二字尤為緊要規模大較雖不出乎前三者而于三者之中放令典則淺近使人覽吾認題處不必玄深而大旨了然布勢處不必宏偉而脉絡分明練格處不必高古而風韻可掬斯則世之宗工大匠

當屬賞心、即遭肉眼、亦不我棄矣。

劉止菴先生論文

文家以想頭超情緒轉為貴、然想頭超貴一語收得來情緒轉貴一語挽得出、固是筆力、亦全是認題真、題之極真處是吾靈異之想也、意之極出處是吾新越之詞也、尤要從關扼處數語剖判、勿以深研而沾滯、切記切記。

我之出機不迅、人之入機亦不迅、近悟文章止透亮二字盡之、深者求透而未亮、淺者雖亮而不透。

詞能掩意、意能晦題、眼欠明、故看題大力不充、故舉題重、神在題內、用挑剔法、神在題前、用呼喚法、神在題外、用描弄法、觀其

神之所在、而運吾法之所變、預會其零錯而整飭之、不俟中道而棼也、預審其饒乏而安置之、不俟當機而困也。

章有呼吸、則一章活、股有呼吸、則一股活、字句有呼吸、則字字句句活、呼吸者、其一身死生之門乎、柴也、愚四句、亦有呼應、一薛居州四字、亦有抑揚。

直題用曲、板題用活、實題用虛、繁題用簡、散題用合、至題有自具妙法、而吾第順而鋪之、然其中有建瓴之勢、有扼吭之機、有通虛之妙、使人驟讀之、竟是自己一篇議論、仔細尋之、題中脉理、毫不相犯。

起要蘊藉、又搖蕩、提要醒豁、又伏藏、中要實際、又出沒、後要變

化又緊嚴結要直捷又波瀾或正或反或發題中尚含之情或發題外必補之意

長題精神尤在總提有當如畫龍者先具種種而點睛在後有當如擒虎者逆挈其尾而手足俱馴忽入題中忽出題外起固要振末亦須酣大要以得勢為上

入題處亟須打著題面其接法有斷而接者有不斷而接者其轉法有順而轉者有逆而轉者

鍊之而鋒出非鍊之而鋒挫也鍊之而想出非鍊之而想沉也

點綴貴醒屢纏題面不可議論貴渾不存題面不可骨附肉行肉挺骨秀骨而無姿枯骨也肉而不秀痴肉也骨肉勻猶屬中品不見骨肉始謂上品

寧剛好意要使題豁寧鏗積肉要使體圓必櫛多字使句快爽不櫛多字使句直硬

吾于能出見其理之徹也于能轉見其機之熟也于其無乾枯無硬直無沾滯無模糊無借湊而知詞之鍊也

二十邊中者資足三十邊中者功足四十邊中者精足二十邊要心到三十邊要學到四十邊要手到

造三穩始是真手段局穩意穩調穩

修文之士先務凝神神到之文盎然而出隨物鑄形或緩若朱
絃而淡中有味或急若發括而至理躍如步驟超脫殆非人力
凝神為主平情次之一言愜志意興超然片語投機手足舞蹈
文字做到得意處真有欣然欲罷不能者是文生于情情生于
文也讀蘇文最能助發人氣其滂沛如長江大河之不可禦其
猛銳如鐵騎悍卒之不可當一篇如一股一股如一句雖中間
縱橫離合變態百出而氣却一口呵來更無間斷此文家放膽
之法也至于骨法要蒼老又要沉着要勁健又要清秀蒼老者
骨格沉着者骨理勁健者骨力清秀者骨氣尤要藏而不露豎
立者骨其所以聯屬者筋脉絡幹旋之間最為緊要然士人先

器識而後文藝器識不足即盧駱王楊尚不得為佳士况其下
乎吾願學者務虚心以牧己勿傲氣以凌人務充養其所不足
勿矜詡其所有餘恂恂默默冲虛自守斯文有悟入處耳

文字妙意全在題外然須索之題中方能得之題外若遽索之
題外則又失之題中題中有大意有小意有正意有旁意會元
之所以過人者大抵別人用小用旁渠能用大用正耳如丙戌
名之必可言作曰內庭廣衆曰天下後世曰國紀曰人心俱是
正大議論且地步占得廣自然包涵得多較之他卷便自冠
場

文雖以意為主然詞亦不可不修大抵貴典顯貴簡確貴流麗
忌深晦忌冗蔓忌鄙俚率易而不精不琢鍊之過也荒蕪而不

潔不淘洗之過也。

詞要音響聽之如敲金戛玉詞要色麗觀之如明珠散錦詞欲極新不欲杜撰詞欲極古不欲蹈襲然新而不至于杜撰斯其新也古古而不至于蹈襲斯其古也新

初學欲學文格之變化須從單題下手蓋單題有提有反有小講有大講有繳有束而其中操縱闔闢抑揚起伏與錯綜頓挫之法挑剔轉折之勢無不畢具能盡單題之變其餘則舉而措之耳大抵單題體分八勢難一直到底須層疊其意反覆其詞馳騁其步驟紆迴其波瀾如登層臺上一層更有一層而委曲周旋有無限曲折如泛江河行一灣更有一灣而蕩漾滌洄有無窮波浪斯為盡致郭青螺云單題貴前不突後不竭嗚呼盡之矣

格有須鍊而後成者有不假鍊而自成者鍊而後成者人力結構之巧也不鍊而自成者化工渾成之妙也會元格法多是自然天成即有鍊者而渾融純雅初無鍛鍊之迹若魁卷便鑿鑿逞巧咄咄出奇雖見匠心終乏天致讀鄧定宇李九我會試卷便知元之所以為元矣

作文要方圓互見長短錯出得其意不必語語求工乘其勢不必比比求整大意既得大勢又好即是上乘文字

篇法如製錦要在緣理分明股法如弄丸要在轉移圓妙句法

如敲金要在音節響亮字法如琢玉要在刻畫精工然而字法在句法之內句法在股法之內股法在篇法之內篇法妙則股法自圓股法妙則句法自穩句法妙則字法自工一以貫之矣要知文趣須知行文虛實之法體貼發揮固要著實鏡花水月之趣往往于處處得之故有用實意發揮者亦有用虛意游衍者有用實語襯貼者亦有用虛語點綴者有用實字填塞者亦有用虛字斡旋者蓋不實則浮而不切不虛則累而不逸實不著相虛不落空文家妙訣原是如此莊子文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文善用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善作文者惟于關鍵所在如提掇過接收繳處極力結構其餘

只隨手稱意平平行去便覺步驟舒徐風神瀟灑且見文字有操縱若句句股股都要著力則滿篇皆困苦之狀矣世間科第發之少年者十常八九長年者十纔二三豈長年學力不及少年哉只緣少年家事未及于身物累不攪其念斷喪未深心思尚湛文即疎淺而氣却清純意却醒透所以見者輒收之也

文字要入堂奧須用實詣工夫譬如有人于此要圖京師一幅真景須實到京師將景物一一歷遍無分毫差爽然後寫得逼真若身未曾到或到而歷覽未遍必有錯謬而不合滲漏而不周者即看一篇文字必須原始要終詳究其精神心術之所在

著實造去、然後做出來的、以真見寫真境、若平日不用實功、臨時纔去揣摩、非理路不明、則意思不到、非情節不真、便語句不切、縱有凌空駕虛之才、終是捉風捕影之見耳。

沈虹臺先生論文

文要布置、虛實相生、詳略合節、有先虛後實、先略後詳者、亦有先實後虛、先詳後略者、文要自然、題可生發、不害其為長、無可生發、不害其為短、矯其短而使之長、非有冗股、則有冗句矣、矯其長而使之短、非意未盡、則詞不滿矣、文要開闔、一篇中自有開闔、一股中自有開闔、如欲抑先揚、欲揚先抑、正題先反、反題先正、皆是也、文要照應、照應則文字緊嚴、不至汗漫而不可收。

拾、文要風逸、即莊重之中、而圓活飄動者是也、文要錯綜、用股則長短相間、用句則偶散相生、文要清新、尋常熟字、棄而不用、文要無中生有、如朋黨、范增等論、文要爾我相形、如必世、後仁作之比、比借賓、文要華瞻、所謂少之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也、文要臺閣、其氣溫潤豐縟、其詞激昂明亮、異日必貴之徵、文要咏嘆、意盡而若未盡、則文有餘波、不至索然無味、文要圓熟、多做則熟、其間利病、不待人指摘、而自能見之、文要常改、歐陽為文、既成、粘之屋壁、觀省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精審如此。

過、文要力量便捷、使人醒目、要識一篇筋骨字眼、勿以巧辭害

意

大結要議論識見，不要有套語，要蒼老簡當，不要有浮辭發篇中未盡之餘思，透題外無窮之溢意，必有可為成法者，玩之玩之。

徐倣弦先生論文

與人說話，全在開口轉移收成處要緊，作文全在起講過文束結上要緊，小講不宜與承破同意，束結不宜與大講同意，起講先要設身處地，察其這一章書為甚的說，初時如何開口，有無上文下文，務要立意超脫，句法高古，其轉入題處，又須精細輕巧，忌纏擾費力，固不可浮泛不切，亦不可說殺題意，有礙

大講乃文章喉舌，操觚第一機也。

大講當定間架，先把題意認真孰重孰輕，立定架势，然後組織成文，自不費力，然立柱當前，虛後實，一步進一步，方有層疊講中，又切忌套語，所以有脫胎換骨之法。

一篇文字英華，多在七八比上露之，若前面文如錦繡，而至此單弱，終是虎頭蛇尾，非全才也，故氣宜長而不宜粗，理宜完而不宜雜，詞宜富麗而不宜冗腐，味宜委婉而不宜直率，結斷處貴古不貴麗，貴婉不貴直，文中說過的話，一句用得

郭青螺先生論文

時義最難于單題，貴前不突，後不竭，如溪壑之水，漸入江淮，江

淮之水漸入河海其中激灩滔騰疊見層出始稱奇觀若突然起蹶然涸便不佳矣又曰單題正意止可講六比起處須用客意為講若實講八比則前突後竭之病勢所必至又曰單題須用柱子題中間字最重

長題有三要起處要槩括過脉處要針線平鋪處要斷制有三忌問答處忌實講話多處忌瑣碎話少處忌滲漏又曰長題須要爛然成一篇文字使人不覺其為長題便好若順題數去便不佳

董玄宰先生論文

文莫妙于用賓或進前一步或退後一步皆謂之賓毋論先輩大家名家即早取科第者雖不知其所以要未嘗不暗合若有不合則永斷入路矣第能合之則拍拍成令即文采不章而機鋒自契但不可作賓中賓于題目旁意中又入旁意惟賓中有主主中有賓步步戀著正意而略不傷觸乃為賓字法門至于賓中有轉正要于言盡語竭之時別行一路增出幾行文字仍一句打到主上所以妙絕

文有全篇用反者如三戒題只痛說色等之為害而戒字明自勢緩處須急做不令扯長冷淡勢急處須緩做務令行徐曲折勿得埋頭勿得伸脚而缺漏處又須用意斡旋

士子薄偽平淡作偽神奇主司厭偽神奇收偽平淡兩者交識

譬售朽木必飾青黃別去青黃依然朽木欲正文體者當亟去
偽以辯真且不必以奇正分低昂也

王維山先生論文

余勸後生讀先輩文其人讀竟咲謂朴淡不足學余曰不然是
子心粗耳試就先輩作過題極力作一篇得意文字細細比量
彼數句便躍然而我百十句尚恨未盡彼滔滔說去一句打轉
而我一步一顧猶恐失之彼撇撇脫脫若泳若游而我粘皮帶
骨句雕字鏤彼隨手駕搭自然有勢而我非牽一架子則不能
得彼勢隨題敷衍自有話頭而我非發一議論則別無話頭彼有
首便有尾而我逐段逐句為首尾彼短文勢反汪洋而我長

文勢反急促彼詞了意不了而我意了詞不了即有奧思奇句
發前人所未發而三復思之乃多是不必作不當作者則我之
不及古人遠矣

然則應制科柰何曰凡文之蓬蓬勃勃如釜上氣者利掩掩抑
抑如窓隙風者鈍鮮鮮潤潤如叢花帶雨者利了了直直如孤
幹擎風者鈍活活潑潑如游魚飛鳥者利悉悉率率如蟲行蟻
息者鈍如物在口探之即得者利結番胸中若嘔若哇者鈍如
鼎在世古色馭筆者利如鏡在水暗然沉碧者鈍相文者疾讀
一過十可得四五大抵從詞氣入者名走易路早發則已不發
則至于英華銷落而無成從理路入者名走難路雖未必即發

久則鍛鍊愈精，神王骨堅，而收功于末路。其間又有少年老成，迤相倣倣，迤攻其失而成者，有兩失所據而敗者，有以一日之長掩平日之短而得者，甚或有偶值一日之短，反平日之長而得者，天實為之神氣之暢達實為之也。

張洪陽先生論文

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手到，作文亦有三到，氣到、神到、識到。舉業有三多，研窮多、琢磨多、商量多。明經察理為研窮，構思撰文為琢磨，虛懷就正為商量。

破欲渾而切，承欲簡而盡，起欲含蓄而冠冕，提欲明而爽正，講欲典雅而精透，清俊而渾健，過文欲圓逸，小束欲有關鍵，有更古。

孫月峯先生論文

大都舉子業，門路宜正，不宜雜；思致宜沉，不宜浮；記誦宜精，不宜多；結構宜雅，不宜俗。將選定程墨後，場古文襲以書囊，循序致精，周而復始，目無他視，心無他想，令彼精神命脉收作吾心。故物遇題一揮，生機飛動，從清虛圓轉一味妙悟著工夫，而先一步，尤在看書時體認題旨。

一、夫武王昔書於西伯曰

其世長變一、其生則氣味於龍五國得一本一引卷五大而

其世長變一、其生則氣味於龍五國得一本一引卷五大而

其世長變一、其生則氣味於龍五國得一本一引卷五大而

其世長變一、其生則氣味於龍五國得一本一引卷五大而

其世長變一、其生則氣味於龍五國得一本一引卷五大而

其世長變一、其生則氣味於龍五國得一本一引卷五大而

其世長變一、其生則氣味於龍五國得一本一引卷五大而



卷之四